

永嘉大师证道歌四家解

明尧 明洁 编校

编者序（待）

原序

1、舒州梵天琪和尚注证道歌序

永嘉真觉大师者，乃祖席之英人也。法讳玄觉。少而落彩，聪敏颇异。始者习天台智者教观，即左溪同时也。于是遍历讲肆，参寻知识。忽一日因览涅槃大经，洞明法旨。即往曹溪，六祖印可。祖叹其深证。实时遽然告归，祖少留一宿，故号为“一宿觉”焉。则以所证法门发言为歌，以警未悟。师复预期冥感，实时定中观见字字化作金色，满虚空界，自后天下丛林无不知也。诸方老人或注或颂，以至梵僧，传皈印土，翻译受持。若非深契佛心，其孰能与于此哉！彦琪山居暇日，因学者所问，故乐为其说。许彼所录，录成直叙大略，题于卷首。

时绍圣丁丑仲夏十八日列岫轩书

2、苏州灵岩妙空佛海和尚注证道歌序

余尝览吾家，渔猎文字语言极多，而腾耀古今、脍炙人口者亦少。至于永嘉着歌以证道，慙于二千言，往往乳儿灶妇，亦能钻仰此道，争诵遗章断稿，况在士夫衲子，蚁慕云骈，不待云后谕。由是观之，莫非宿植德本，行解相应，虽借舌端三昧，游戏人间世，而脱身向佛祖外行履。学者穷讨其源，大似持螺酌海，执管窥天。信夫！西土谓之证道经，名不诬矣。余每念此一段佛事，挂之牙颊间，虽至造次，未能忘。羣才辈，枯禅外，单闻浅识，扼腕问难，遂延及此。岂意小师德最，从余之久，日就月将，编以成集。一日出示，求序于余，将授诸来者。余为之骇然，良久，诘曰：“一藏半藏，皆为切脚；以字八字，翻成名邈。达磨面壁不言，如来无法可说。昔永嘉已是剜肉作疮，诘可于疮瘢上，更加针芥耶！子无乃贩卖葛藤，累我乎？”答曰：“痛念佛法，危如累卵。前辈凋谢，后生无闻。有愧丁宁提耳之勤。如师所言，皆大根上智，一闻千悟，不待鞭影而行者所能领解。然钝根末学，必假筌蹄。师既无言，小子何述焉！”如是累番推卸，无何拟蛇画足，为虎插翅，谩以第二机示之。坐间，适有梅知县者，栖神内典，念兹在兹，一见斯文，感悟流涕，出金缕板。庶几他日，携手同游华严胜会，亦岂小补哉！因点笔为之引。

时绍兴丙寅住灵岩 去一隻 知讷 序

3、竺原禅师注证道歌序

神光见达磨，三拜起立，付以衣法。真觉参曹溪，绕床振锡，而定宗旨。盍

心法之精微，非言所及。后来诸祖，行棒行喝，辊球作舞，打鼓振铎，以大机大用，发扬为己为人之妙。而所谓东土有大乘根器，传佛心宗者，正谓是也。惟大乘菩萨能为己为人，独觉、声闻则不能之。是知吾宗授受，岂细事哉！近时丛林不古，或少有见解而无真履实践，失其体也；或有静工而不能提唱纲要以利生接物，失其用也。若体用兼资，行解俱备，江淮之间惟竺源禅师而已。师蚤遍参名宿，佛祖教典无不探赜，而卓然以己躬大事为任。未见无能教公，机语契合，遂嗣其法。两住鄱之妙果寺，倦于涉世，谢归南巢。海内学者大至，室无所容。有以真觉《证道歌》请注。师随问析之，学者笔录成帙。姑熟陈善会愿刻诸梓，以惠来学，而征序于予。予谓：理之悟则一，事之修则无穷，故华严四法界终之以事事无碍者，谓其不舍一法而无一物不得其当也。真觉始由教观修行，如人之治田园，居室既富，且有特契券，未之明允。及见六祖，犹持券入官，一印印定，永保家业。与马祖、百丈、黄檗、临济、南阳、大珠，如契经说法，莫不由斯。而维道人乌足语此哉！吾又闻无能公益通经教儒老百家，而师则辩博过之，故其发挥真觉之蕴，特应酬余事耳。若夫室中征诂，机迅雷电，揭示衲僧向上巴鼻，当逢作者别为拈出。

至元六年庚辰岁秋八月龙翔比丘(大欣)拜书

4、南明泉颂永嘉证道歌序

我闻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以心，善付嘱诸菩萨以法。心之所示，言所不能该。法之所传，意所不能尽。即言即意，皆诸妄想。离言意者，亦复如是。不即不离，种种平等，不堕于无，不丽于有，言意两忘，而心法得矣。

夫法本无为，对境而立，心非有相，随物而现。故前际不来，后际不去，其于今也，如转轮，如流水，不流不转而亦不住。不住则无在也，无在而无不在，是真常住者也。而昧者不知，乃以色见如来，以音声求如来，岂不谬哉？永嘉禅师证道歌，其深于道矣。然道无所事于证也，而永嘉方且哢哢而与世俗辩者，彼岂累于言意为哉！惟如来不厌世间而入涅槃，不去文字而住解脱，不断烦恼而流出一切真如菩提。永嘉盖得诸此而已。

南明禅师泉公，昔居千顷，复颂证道歌，成三百二十篇。呜呼！发如来大智慧海，使人皆得望其涯涘而泝其流，不绝诸念，不着诸相，不外诸因缘。普以吾觉悦可众心，何其盛哉！观其颂，而吾无能惜其狂言。故为之序云。

时熙宁十年丁巳七月 括苍 吴庸天用 序

证道歌题解

【彦琪和尚注】

从缘悟入之谓证，千圣履践之谓道，吟咏其道之谓歌，故曰证道歌也。或人云：无修无证者，乃诸散圣，助佛扬化，已于往昔证道，不复更证。譬如出矿黄金，无复为矿。即宝公、万回、寒山、拾得、嵩头陀、傅大士等是也。即有所证，须求师印可，方自得名谓证。自威音王佛已前即可，自威音王佛已后，无师自悟尽属天然外道。是故二十五大士所证圆通，从佛印证；善财参五十三位知识，从

知识印证；乃至西天此土诸位祖师递相印证，所谓佛佛授手、祖祖相传也。大师因看涅槃大经悟入，往曹溪。六祖印可。师到日，值祖坐次，遶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行行无亏。大德从何方来，生大我慢？”师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祖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师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祖曰：“如是！如是！”须臾礼辞。祖曰：“返太速乎？”师曰：“本非动静，岂有速耶！”祖曰：“谁知非动？”师曰：“仁者自生分别。”祖曰：“汝甚得无生意也。”师曰：“无生岂有意？”祖曰：“若无意，谁生分别？”师曰：“分别亦非意。”祖叹曰：“善哉！善哉！”既蒙印可，方得名为证也。实非诸位小乘天魔外道，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古德云：“世间文字法师，暗证禅人，为佛法大患，诚可哀哉！”今所证者则异于是，既即无生法忍也。此之大定，具足众法：一、正宗非异证；二、圆契非空证；三、究竟不异证；四、设利下济证；五、道由法尔证；六、了义非偏证。故得名为证也。然虽如是，犹涉义路分别，譬如有人捻空为线，欲其成就，徒废精神。若是本分衲僧，脑后眼开，当自知矣。

【妙空和尚注】

昔世尊于灵山，拈一枝华，迦叶微笑，乃至“吾有正法眼藏，分付于汝”，谓之证也。又永嘉大师，本习天台止观，四威仪中，常冥禅观。因诣曹溪六祖，往复问答，乃蒙印证。祖留一宿，时谓“一宿觉”。遂作此歌，以其所证之道，述而书之，故谓证道歌也。

【法泉和尚颂】

证道歌，歌此曲，
涅槃会上曾亲瞩。
金色头陀笑不休，
数朵青山对茅屋。

证道歌正文释

**君不见，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无明实性即佛性，
幻化空身即法身。**

【彦琪和尚注】

君不见——君之一字，指决之辞。于斯荐得，总持门开，亲见祖师本来面目；百千三昧、无量妙义皆从此入。所以善财参见众艺童子言：“我常唱此字母，入般若波罗蜜门。”则知一字法门，海墨书而不尽也。于此不明，设使辞同炙[火*果]，辩泻悬河，翻被文字语言流浪，无有了时。日来月往，翰墨云兴；岁久时长，编卷山积，究怀永叹，惘怫长嗟；心地法门远之远矣。古德云：“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方始休。”以此而推，须有发明悟入

始得。故云：最初一句，同道方知。

绝学无为闲道人——绝学者，绝世间之学，学无为之学也。世间之学非出离故也；无为学者，非小乘有为，入大乘无为也。小乘有为，非究竟也。学般若菩萨，与法冥合，于一切法应无所住，心无罣碍，得大自在，作而无作，为而无为，故云绝学无为也。闲道人者，与道相应，不与尘劳拘系，故名为闲。良由一切众生，从无始来，以至今日，背觉合尘，于诸前境，念念之中随逐诸尘，无有暂舍，何由出离？学道之人能转万物，不为万物所转，目前千差，心闲一境，水边林下长养圣胎，看月色以逍遥，听泉声而自在，故云绝学无为闲道人也。

不除妄想不求真——所言妄想者，即虚妄想念也。良由一切众生，十二时中，攀缘之心无有间断；心如念水之龟，意似迎风之马，未尝停息，故名凡夫也。所言真者，即一真佛性也。今此道人与法相应，不落凡圣二途，亦乃简异二乘也。小乘之人厌离世间生死，乐求界外涅槃，学般若菩萨会万法皈于自己，故云不除妄想不求真也。故修山主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圣人法，圣人不会。圣人若会，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圣人。”此两则语是一理二义。传云：若辨得，不妨于佛法中有个入处；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无明实性即佛性——无明者，无般若大智之明也。佛性者，即究竟清净觉性也。从无始已来，虚生浪死，不能出离，皆因无明而流转也。故知无明即烦恼根本也；为八万四千尘劳之果，作十二因缘之首；河沙烦恼由此而生，尘劫轮回以之不绝；非想定后还作狸身，无明坑中犹为病行。古德云：“疾如掣电，猛似狂风。瞥起尘劳，速于瀑流之水；歛成五欲，急过旋转之轮。”是以结构四魔，駈驰十使，皆无明之使然也。未了之人迷为实事，今此道人以般若智，照了无明，即明明见佛性，故曰无明实性即佛性也。

幻化空身即法身——既了无明即是佛性，当知幻身即是法身也。所言法身者，教有五分法身：一戒、二定、三慧、四解脱、五智见也。传曰：智冥真境，尽法为身，故曰法身。法以轨持为义，身以积聚为义。此之法身能轨生一切法故，能遍摄一切法故也。达法之人，了父母缘，生虚幻之身，即是金刚常住不坏之身，故曰幻化空身即法身也。

【妙空和尚注】

君——一字法门。私按陀罗尼经云：“无有一切诸法，是名一字法门。”见《宗镜录》二，二十三纸也。

不见——趋声越色、离见绝闻也。如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且道不见，毕竟不见个什么？

绝学无为闲道人——有无不学，至于无学，谓之绝学。终日为而未尝为，谓之无为。行住坐卧，透脱情尘，名闲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妄本是道，不可言除；真性本空，岂容更觅。虽然如是，到此不求不除处，更进一步始得。

无明实性即佛性——真妄同源，理事不二。无明之性，即是佛性，不须舍妄别求佛性。若离于妄，即无佛性。然佛性非有非无，不有无；若言佛性定可即者，又何异土上加泥。

幻化空身即法身——既知明即是佛性，身随智转，亦了现前，幻化色身，即是真空法身。然上云“不除妄，亦不求真”，真妄皆不立。又云“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盖由真空湛然，然虽不可求而常圆，虽现前而了不可觅。

【法泉和尚颂】

君不见，是何颜，拟议思量隔乱山。
从此曹溪门外句，依前流落向人间。

绝学无为闲道人，云踪鹤态何依托。
春深幽鸟不归来，岩畔群花自开落。

不除妄想不求真，真妄都如镜里尘。
打破虚空光影断，此时方见本来人。

无明实性即佛性，两处由来强立名。
四海晏清时雨足，不劳野老贺升平。

幻化空身即法身，若了法身无内外。
疥狗泥猪却共知，三世如来曾不会。

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虚出没。

【彦琪和尚注】

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以般若智照五蕴皆空，无有一物，无有边表，无有名字，强名法身也。昔太原孚上座为座主时，因讲《维摩经》至法身义时，免道者在座下听，乃问座主云：“适来讲者是诸佛法身，那个是座主法身？”座主云：“法身岂有二耶？”道者云：“如人说食，终不济饥；欲了心源，以悟为则。”师云：“某甲说法身义祇如此，却请道者为说。”道者云：“且辍讲三五日，于空室内静坐，体取法身。”师一依所言，屏息诸缘，端居静室。早晨忽闻鼓角声，瞥然大悟，云：“始知本来无物。洎合一生空过！”故云法身觉了无一物也。本源自性天真佛者，今若返本皈源，不假修证，始知本来成佛；行住坐卧，触目遇缘，头头垂示，法法齐彰，无非佛事。故法灯云：

“谁信天真佛，兴悲几万般。
蓼花开古岸，白鹭立沙滩。
露滴庭莎长，云收溪月寒。
头头垂示处，子细好生观。”

五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虚出没——学法之人，了五阴不实，犹如浮云，知三毒虚幻，还同水泡。所言五阴者：一色、二受、三想、四行、五识也。色以窒碍为义，受以纳领为义，想以想象为义，行以迁流为义，识以别识为义。了五阴，即人空也。所言三毒者：一贪、二嗔、三痴也。于顺境即起贪心，于逆境即起嗔心，以无智故容受则是痴也。了此，则是法空也。五阴既如太虚浮云，空自去来，三毒还如水上之泡，虚然出没。洛浦云：

“只知泡向水中出，岂知水亦从沤生。
权将沤水类余身，五蕴虚攒假立名。”

达解蕴空沤不实，方能明见本来真。”
若未达此，则生死海中虚出没也。

【妙空和尚注】

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师恐人尚可了法身，故重拈云，法身觉了无一物也。又云，无一物者，非谓去物，盖于物物当体即空故。即无一物，则触处皆真，无非是道。故云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空出没——五阴不实，喻若浮云，虽于太虚去来，而太虚之性本无动静。三毒非固，端如虚泡，虽于大海出没，而大海之水终无起灭。故知幻妄色相，自有生灭，而法性天真，本无变异也。

【法泉和尚颂】

法身觉了无一物，莹若晴空绝点霞。
因忆灵山当日事，携筇春径踏残花。

本源自性天真佛，目若青莲齿似珂。
未识慈尊须急去，回头鹞子过新罗。

五阴浮云空去来，英英似有还非实。
西风一阵扫无踪，万里山河共晴日。

三毒水泡虚出没，起灭无踪不可穷。
勿谓水泡名相异，千波万浪尽朝宗。

【竺原禅师注颂】

君不见(最初一着，觐面相呈。又云：甚处去也)，绝学无为闲道人(元来只在者里)，不除妄想不求真(且信一半)。无明实性即佛性(依稀越国)，幻化空身即法身(彷彿扬州)。法身觉了无一物(唤作一物即不中)，本源自性天真佛(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五蕴浮云空去来(平地起土堆)，三毒水泡虚出没(虚空里揣骨)。

绝学者，学无所学也；学无所学，学之绝矣。无为者，为无所为也；为无所为，为之无矣。非世之绝学无为，乃世出世间之绝学无为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身圆显，十号俱彰者，诸佛之绝学无为也。十圣三贤，六度万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者，菩萨之绝学无为也。断三界尘劳，出分段生死，诸漏已尽，不受后有者，二乘之绝学无为也。洞悟诸佛心宗，透彻衲僧巴鼻，行解相应，智眼圆明者，衲僧之绝学无为也。三际平等，一道清虚；尽十方世界是个沙门全身，万象森罗是个金刚正体；无坏无杂，无欠无余；上无诸佛之可成，下无众生之可度；平帖帖地，闲落落地，身心一如，身外无余，可谓绝学无为闲道人也。到这田地，更无第二人，亦无第二念；圣凡情泯，真妄见空；返观无明实性即是佛性、幻化空身即是法身。大包无外，细入无内，荡荡无为，兀兀自化，无名无字，无去无来，亘古亘今，湛然常住，故云“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了知五蕴三毒，如浮云水泡，虚出没耳。五阴者，即色、受、想、行、识。三毒者，即贪、瞋、痴也，又云饿鬼、畜生、地狱也。虽然，犹是教乘边事；临济门下正在半途，到家一句作么生道？

君不见，

为渠通一线。
井底起红尘，
山头生白练。
丈二眉毛颌下生，
八角磨盘空里转。

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

【彦琪和尚注】

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无相之相，故名实相。证此实相，即无人法，二空也。以刹那至速顷，能灭多劫重罪也。所言刹那者，譬如力士断藕丝顷，不取方便，唯取断时，谓之刹那也。一刹那中具九百生灭，乃至速之顷也。所言阿鼻者，即梵语也，此云无间，即极重地狱也，在七金山下，所谓唵唵[(口*皮)/女]嚩嚩嚩等，即八寒八热是也。于诸地狱，极重极苦，其中受罪无有间断也。今与法相应，善恶诸相自然寂灭。古德云：“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故云“刹那灭却阿鼻业也。”

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此即永嘉大悲愿力发此言也。故知先圣恩重难报，则可知矣。切恐末世众生，信根浅薄，向此门中退失道心，设此重誓也。若我妄语欺诳汝等，即当自堕泥犁地狱，拔舌犁耕，受其极苦；非但一劫，乃至经尘沙劫也。所言劫者，梵语具足，应言劫波，此翻时分。劫亦多种，所谓芥子劫、尘点劫、拂石劫等，具如经论所载。今不言名号而言尘沙者，但言其多劫也。大师所说亲证法门，欲令一切众生见性成佛，岂有妄言！犹恐信之不及尔。

【妙空和尚注】

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人法既无，业将谁受？

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师恐后生难信，故发弘誓。

【法泉和尚颂】

证实相，绝离微，不在东边不在西。
最好江南三二月，折花风暖鹧鸪啼。

无人法，只此人，见说今年直是贫。
举目已无依倚处，金刚门外尚含瞋。

刹那灭却阿鼻业，休言善恶不同途。
须知罪性犹霜雪，慧日才升一点无。

若将妄语诳众生，自己何缘能出离。
此心终日类孤舟，只欲含灵免沦坠。

自招拔舌尘沙劫，莫大之恩岂易酬。
对此翻怜远游子，光阴丧尽不回头。

【竺原禅师注颂】

证实相(虚空吃铁棒)，无人法(王官生悉陀)，刹那灭却阿鼻业(甚处得消息来)。若将妄语诳众生(着甚死急)，自招拔舌尘沙劫(林深藏猛虎，草浅露群蛇)。

一相无相，谓之实相，即一切众生本有灵觉之心也。此心自无量劫来至于今日，本自清静，本自圆满，本自具足，本自灵妙；廓若太虚，明如皎月；与他三世诸佛，同体无异。良由二仪初分，三才始立，最初不觉，托识受生。瞽智眼于昏衢，匍匐九居之内；锁真觉于梦夜，沉迷三界之中。因师指教，方觉前非。回光返照，洞彻真源。故谓之证到此田地，无人无法，无佛无众生，无去无来，无生无死。旷劫无明业识，应念顿消。故云刹那灭却阿鼻业。梵语阿鼻。此云无间。乃极苦之地狱也。永嘉恐世人信之不及。故立誓云：我若将此语诳惑于人，自招拔舌尘沙劫数也。此是深慈痛悲，故能尔矣。劫者，时分也。还信得及么？更听一颂——

证实相，无人法，
无明荒草连根拔。
三千刹海冷沉沉，
一切圣贤阿剌剌。

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彦琪和尚注】

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非渐次而知，故云顿觉也。如来禅者，简异四种禅那：一菩萨唯识禅，二声闻偏空禅，三人天因果禅，四外道异计禅。今此定门，即是世尊灵山会上，以青莲目瞬视迦叶，迦叶微笑，“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诃大迦叶”，迦叶付阿难，阿难付商那和修，乃至二十八祖菩提达磨西来东土，展转至曹溪六祖，自后灯灯续焰，祖祖联芳，已至如今，两手分付。且道有分付无分付？若是本分衲僧，自知落处。总谓之六度，别谓之万行，此之行门皆在一念之中，本来圆满也。所言六度者：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皆言度者，何也？为各有对治，故言度也。布施度悭贪，持戒度毁犯，忍辱度瞋恚，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昏散，智慧度愚痴，故云六度也。此之度门，今非诸小乘分修六度，权位菩萨兼修六度，乃于一念之中圆修六度，故云体中圆也。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迷时三界有，悟则十方空，故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也。云六趣者：一人、二天、三修罗、四饿鬼、五畜生、六地狱也。皆言趣者，其故何也？为一切众生一念迷妄，业识茫茫，随其业力，自趣入于六道之中，非他人使然也。古德云：“贪嗔爱水滋润苦芽，一向徇尘，不知返本也”。所言空空者，谓都无实义故也。无大千者，即丈六金身所化之境也。今与般若相应，岂止能空六趣众生，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所化之境亦无实

义，故云觉后空空无大千也。

【妙空和尚注】

顿觉了如来禅——不历位次，一超直入，故谓顿觉。圆融具足，无欠无余，谓如来禅。

六度万行体中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名六度。总为六度，广为万行，其实一心也，故曰体中圆。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梦中万事纷纭，觉来豁然无一。六趣大千，皆是妄心变。妄心是妄，则诸世间无实义。

【法泉和尚颂】

顿觉了，即忘筌，依旧眉毛在眼边。
向上机关何足道，饥来吃食困来眠。
如来禅，须密悟，寂静无为超四句。
团扇虽将拟月轮，俊鹰不打篱边兔。
六度万行体中圆，真体无劳辨同别。
万水蟾光任去留，皎皎天心唯一月。
梦里明明有六趣，苦乐相交不暂停。
欲出轮回生死海，须从北斗望南星。
觉后空空无大千，始信从前自拘缚。
如今要识本来空，门外青山倚寥廓。

【竺原禅师注颂】

顿觉了(犹是钝汉)，**如来禅**(谁为安名)，**六度万行体中圆**(可知礼也。又云为蛇画足)。**梦里明明有六趣**(又有这个在)，**觉后空空无大千**(犹较些子)。

顿觉者，非次第方便而证也，乃上根利智一闻千悟、一了百当之人也；如断一缕丝，一断一切断，一证一切证。如来禅者，即诸法如义，来无所来也。非四禅八定之禅，乃达磨大师不立文字，单传直指如来心印之禅也。既悟此心，诸缘悉舍，即檀波罗蜜也。本来清静，即戒波罗蜜也。不以赞而喜，不以谤而瞋，即忍波罗蜜也。念念无妄，即精进波罗蜜也。内寂不摇，即禅波罗蜜也。智照如日，即般若波罗蜜也。到此田地，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步步皆如，无一理而不圆，无一事而不备，故云“六度万行体中圆”也。迷时诸境亦然，悟后万法俱息，故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大千者，释迦如来之化境也。化境尚空，况有六趣。只如觉后一句作么生道？——

顿觉了，如来禅，
打破虚空无两边。
一段风光藏不得，
分明独露劫空前。

无罪福，无损益，寂灭性中莫问觅。比来尘镜未曾磨，今日分明须剖析。

【彦琪和尚注】

无罪福，无损益，寂灭性中莫问觅——若一念相应，则无罪福损益等相也。古德云：“若人发心皈源，十方世界悉消殒。”况其罪福者乎！既达诸法性空，寂灭性中，即无我、人、众生、寿者等相。与般若无相法门相应，则不在语言诤辨问难，故云“无罪福，无损益，寂灭性中莫问觅”也。

比来尘镜未曾磨，今日分明须剖析——一点灵光，本来与十方诸佛无二无别，良由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未尝遭遇知识发明见性，譬若尘土之镜，久翳昏暗，不能照物，今日既遇知识，发明己见，拂去尘垢，本来光彩蓦然透漏，照天照地。所以先德云：“心光腾辉，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按：析，原作“拆”，今改。

【妙空和尚注】

无罪福，无损益，寂灭性中莫问觅——罪福本空，故曰无。此盖身如幻梦，罪福何加？若虚空，如何问觅？

比来尘镜未曾磨，今日分明须剖拆——众生不明心地，如镜上尘，当求明师，磨光刮垢。

按：析，原作“拆”，今改。

【法泉和尚颂】

无罪福，妄真捐，皎月当秋莫喻圆。
仗剑文殊犹不见，岂容生死到伊边。
无损益，更何疑，佛祖从来自不知。
南北东西无间断，鸟巢空把布毛吹。
寂灭性中莫问觅，坐断千峯过者难。
莫讶空堂无客到，从来不许外人看。
比来尘镜未曾磨，心垢为缘渐昏黑。
神膏点出一堂寒，始信灵光非外传。
今日分明须剖析，争肯区区徇世情。
决散浮云孤月上，大千沙界一时明。

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换取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

【彦琪和尚注】

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上句拈情，下句显法。谁无念谁无生者，则是谁人无念、谁人无生也。人之心念生灭，无有间断，其生灭心如阿叉聚，不可胜数；念念之间无有停息，如灯焰焰，似水涓涓；行则心称十方，坐则意攀三世，故云“谁无念谁无生”也。若实无生无不生者，若实晓得无生之理，即不染一切诸法生相，无妨万法之生也。修山主云：“万法无生相，一年一度春。”故

云若实无生无不生也。

唤取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重为譬出，令其易晓也。上来因说“觉后空空无大千”，“无罪福、无损益，寂灭性中莫问觅”，永嘉切恐后人随语生解，作断灭之见，故特此点窜也。学般若菩萨须遇知识，发明己见，于有念中达其无念，于生灭中悟无生灭也。若谓一向无念无生为无生法忍，譬如机关木人，亦无心念，欲期成佛，无有是处，故云早晚成也。早晚者，即江浙方言，犹何时可成也。

【妙空和尚注】

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唤取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师恐后生未觉，落于断见，故设问云“谁人无生？”若实证无生，是故木人决不解语，而执无生者，必落断灭，而不成佛者，明矣。

【法泉和尚颂】

谁无念，念皆真，若了真真未出尘。
到岸舍舟例程事，何须更问渡头人。
谁无生，生是妄，妄起无根即实相。
一夜曹溪水逆流，平人无限随波浪。
若实无生无不生，生生岂与无生异。
无不生时一物无，欲识无生万法是。
唤取机关木人问，此理从来不属知。
若谓无知是真道，秋风台殿黍离离。
求佛施功早晚成，无证无修功自久。
看取虚空满目前，岂容捉搦随人手。

【竺原禅师注颂】

无罪福(风吹不入)，无损益(雨打不湿)，寂灭性中莫问觅(天晴依旧日头出)。比来尘镜未曾磨(平地起干戈)，今日分明须剖析(试举似看)。谁无念(空中掣闪电)，谁无生(古路铁蛇横)，若是无生无不生(将逐符行)。唤取机关木人问(拈主丈便打)，求佛施功早晚成(再犯不容)。

我心本空，罪福无主。罪福既无主，安有损益乎！身心寂灭，平等一如，离文字相，离缘虑相，离一切想，离一切执着，故云莫问觅也。大师悯彼来学，推己及人，良由劳生自信不及，背觉合尘，弃本逐末，随业漂流荡而忘返，被见闻觉知、恩爱习气笼罩，自己不得现前，神通光明不得发露，譬如古镜久埋尘垢，不能照物，所以今日分明为他剖开分析，那里有个天生弥勒、自然释迦。故云“谁无念谁无生”。信得及致力切，打开自己宝藏，见彻本来面目，内心外境，廓尔虚融，彼圣此凡，平等超越，故云“若是无生无不生”。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又虑世人以无念无生成断灭见解、自谓百了千当，譬如机关木人亦无心念，欲求成佛无有是处，故云“早晚成”，即何时成也。

无罪福。无损益。
一句了然超百亿。
夜夜月向西边沉。
日日日从东畔出。

放四大，莫把捉，寂灭性中随饮啄。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

【彦琪和尚注】

放四大，莫把捉，寂灭性中随饮啄——四大者，谓地、水、火、风也。从无始来，舍身受身，常为四大拘系，不得自在，今了四大性空，于法自在，在水全水，在火全火，在地全地。故修山主云：

“地大不容水火风，一大既尔四大同。
四大未尝不周遍，周遍何曾有混融。
状若千灯同一室，又如万像一镜中。
四大异名无四性，界处根尘识不通。”

若晓此旨，故云“放四大”也。所言莫把捉者，既了四大性空，又向何处把捉？故云“莫把捉”也。寂灭性中随饮啄者，若了四大本空，五阴非有，却好任意浮沉，随缘饮啄。故杯渡云：

“粗也餐，细也餐，
莫向凡夫相上看。
也无粗，也无细，
上方香积无根蒂。”

故云“寂灭性中随饮啄”也。

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非唯四大之相本空，亦乃所作诸行尽皆空寂也。言诸行者，非止一行，乃至种种万行，皆悉本来空寂。故经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生垢色皆皈于地，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皈于水，暖气皈火，动转皈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故云“诸行无常一切空”也。即是如来大圆觉者，既了诸法本来空寂，即与大圆觉性相应也。但犹一切众生日用而不知，故裴相云：“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凡夫也。欲证圆觉而未极圆觉者，菩萨也。具足圆觉而住持圆觉者，如来也。”故云“即是如来大圆觉”也。

【妙空和尚注】

放四大莫把捉，寂灭性中随饮啄——既不执无生，则知四大本空，逍遥自在，而寂灭性，清静本然，周徧法界，终日着衣吃饭，总在里许，复何物拘！

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四大不有，万行何施？设有所为，性本空寂，如斯履践，何异如来！

【法泉和尚颂】

放四大，独坐独行无罣碍。
破席闲拖向日眠，何心更觅超三界。
莫把捉，翦翦规规成大错。
欲将心意学修行，太虚岂解生头角。
寂灭性中随饮啄，无思无虑混时流。
曾餐一粒家田米，直至如今饱未休。

诸行无常一切空，缘起缘终性本同。
欲舍缘生求实义，犹如问北却行东。
即是如来大圆觉，更无一物可雌黄。
倚檐山色连云翠，出槛花枝带露香。

【竺原禅师注颂】

放四大(休捏怪)，莫把捉(总是错)，寂灭性中随饮啄(五色麒麟一只角)。诸行无常一切空(爷死哭么)，即是如来大圆觉(白日青天星斗落)。

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得底人既知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卓卓巍巍，孤孤迢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放旷喻如太虚，清净同于皎月；水边林下，任意逍遥；粝食羶衣，随缘饮啄。返观诸行皆是无常，一切诸法本来空寂，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即是如来大圆觉也。

放四大。莫把捉。
烈焰那许蚊蚋泊。
一条主丈两人扶。
万里虚空飞一鹞。

决定说，表真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

【彦琪和尚注】

决定说，表真僧，有人不肯任情征——内怀圣胎，发言殊异，果敢无犹豫之辞，故云决定说也。学般若之人识心达本，万虑都忘，巍巍堂堂，三界独步，为法门之领袖，作人天之导师，故云表真僧也。有人不肯任情征者，设或有人不肯我之所蕴无上妙法，以种种世智难问于我，我即一任他人征难也。古德云：“直饶汝尽十方世界都作一个问讯头问我，不消老僧弹指一下，并乃高低普，应前后无差，祇恐信之不及也。”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直下顿入佛之知见，不随渐次教相涉历，故云直截也。先德云：“祇此个事，若在语言上，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无言说，因什么道教外别传？”唯此一法，直下明心，但求其本，不徇其末，故云“直截根源”也。佛所印者，诸佛法门递相印可，一印印定，起毕同时，更无前后，故名曰印也。摘叶寻枝我不能者，名相之学，犹如摘叶头数法门，无有穷尽，徒自困疲，终无所益，故曰我不能也。

按：“表真僧”一般作“表真乘”。

【妙空和尚注】

决定说，表真僧，有人不肯任情征——师之得处，真实故，所说皆决定之说。表真僧者，堪以为僧中之标也。而彼小根小乘闻说大乘，不肯信受，横生难问，则吾何叹哉！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直下明心，见性成佛，此乃从上诸圣，递相印授。若穷经讨论，摘叶寻枝，则吾不能为也。

【法泉和尚颂】

决定说，莫狐疑，直下承当已是迟。
香严当日成何事，击竹徒言上上机。
表真乘，不虚伪，摄尽尘沙无量义。
坚密长如百炼金，刚锤猛焰徒相试。
有人不肯任情征，意句交驰千万状。
园里花枝任短长，青帝春风还一样。
直截根源佛所印，电转风行顷刻间。
火急归来莫回顾，须臾寒日下西山。
摘叶寻枝我不能，数去翻来何所得。
可怜游子逐芳菲，不觉红尘蠹颜色。

【竺原禅师注颂】

决定说(炎天飞片雪)，表真僧(鼻直眼横)，有人不肯任情征(用肯作么)。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直得分疏不下)。

智鉴圆明，妍媸自现，或是或非，或邪或正，一言决定，终无异说。内怀菩萨行，外现声闻身，作人天之领袖，为苦海之慈航，故云表真僧也。或有邪解异见之人，心不信受，任情征问，假饶尽草木丛林，稻麻竹苇，悉为舌头，一一舌头，发如上之问难，不消一弹指，并乃高低普，应前后无差，所以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也。

决定说。表真僧。
曹溪六祖岭南能。
自从马师胡乱后。
续焰联芳继祖灯。

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

【彦琪和尚注】

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梵语摩尼，此云如意珠也。体性轻软，洁净如法，具诸功德，唯此一宝可喻佛性。人人皆有此宝而不得受用者何？为无明尘垢所覆，不能自现，故云人不识也。如来藏里亲收得者，此摩尼珠非世所有，乃于如来秘密藏中，亲获此宝。所言如来藏者，有在缠如来藏，有出缠如来藏。众生常为三毒五阴烦恼所覆，虽有宝藏，不得受用，谓之在缠如来藏也。若乃诸佛三德精明，湛然圆满，包容法界种种功德，谓之出缠如来藏也。藏即且致，阿那个是珠？岂不见僧问南泉：“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者。如何是藏？”师云：“王老师与徧往来者是藏。”僧云：“如何是珠？”师乃召僧云：“师祖！师祖！”僧应诺。师云：“去！你不会我意，去！”莫道这僧不荐，设使荐得，我也知徧摸索未着在。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不色——此摩尼珠，珠有六窍，喻六根也。迷

为六贼，自劫家宝，所有无量功德法财尽为六贼所盗也。若乃悟之，谓之六般神用也，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口谈说，在足运奔，用无尽也。空不空者，此之妙用非其有无可见，所以道：“若言其有，无状无形。若言其无，圣有之灵。”故云空不空也。一颗圆光色非色者，此之宝珠从无始来，烜（达反起也）赫灵明，照十方界，故知真色无形，而森罗大千。古德云：“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故云一颗圆光色不色也。

【妙空和尚注】

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梵语摩尼珠，此云无垢光，即喻一真之性也。如来藏性，即第八识，含藏识，能生一切善恶种子。悟之则圣，迷之则凡。而一切众生，具此一珠，良由无始劫来，因缘杂染，故不能现。而如来以性空智，身含十方，徧虚空界，而此珠莹然，如净琉璃，内含宝月。虽然如此，诸世间人，各有一珠。问诸人，祇今在什么处？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不色——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手执捉，在足运奔，悟之则为神用，迷之则为六贼。是以得道者，六根门头，常了空寂，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而本体圆光，灵明廓彻，不可显示；盖不可以声色求，不可以有无会。故曰“空不空”、“色不色”。

【法泉和尚颂】

摩尼珠，本无瑕颣绝精精。
月白风清去年夜，一帆飞过洞庭湖。
人不识，无量劫来至今日。
放下皮囊子细看，不须向外空寻觅。
如来藏里亲收得，要识如来藏也么。
酸酒冷茶三五醖，长江风急浪花多。
六般神用空不空，在圣在凡无异质。
不二门开任往还，何须更问维摩诘。
一颗圆光色非色，那律能观不易观。
正体从来谁得见，风高天地雪霜寒。

【竺原禅师注颂】

摩尼珠（一举四十九），**人不识**（蹉过了也），**如来藏里亲收得**（元来只在者里）。**六般神用空不空**（银山只是银山），**一颗圆光色非色**（铁壁只是铁壁）。

梵语摩尼，唐言如意，或云金翅鸟王之心珠也。在人分上，即是自己本有灵明真觉之性，一切神通三昧本自具足，只为劳生自信不及，背觉合尘，迷不自知，故云人不识。独有诸佛如来，妙性圆明，湛然空寂，百千三昧，随意现前，故云如来藏里亲收得。此摩尼珠能应五色，或云有六窍，喻人元为一精明，分为六和合，一根既返源，六用成休伏，所以道“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也。

摩尼珠。人不识。
明历历地黑似漆。
森罗万象悉含融。
四圣六凡从此出。

净五眼，得五力，唯证乃知难可测。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

【彦琪和尚注】

净五眼，得五力，唯证乃知难可测——诸经皆云五根、五力，今言五眼五力者，今按诸经论唯净名经所出，且依文解之。所谓五眼者：一天眼、二肉眼、三慧眼、四法眼、五佛眼也。具足五眼为如来，即得五力现前：一信力、二进力、三念力、四定力、五慧力。故云“净五眼、得五力”也。唯证乃知难可测者，此之心地法门，直须亲证乃可得知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则不可以情量测度。经曰：“若以思惟心测度如来圆觉境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纵经尘劫，终不能着。”故云“唯证乃知难可测”也。

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虽镜里之形可见，且水中之月不可取也。良由世人背此觉性，认其影像，流浪生死，头出头没，深着前境不能出离。故《贤愚经》云：“譬如晴夜，有众猕猴，于树井傍，忽见月影，即便递相下井捉月，欲其所得，终不可也。良由一切众生随逐外缘，欲其返本亦复如是。”故云“水中捉月争拈得”也。

【妙空和尚注】

净五根得五力，唯证乃知难可测——肉、天、慧、佛、法，谓之五眼。信、进、念、定、慧，谓之五力。净其五眼，得其五力，此乃大口境界。故当亲证亲悟，然后乃知，岂可于中妄加测度哉！

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若以小根小乘，测度如来圆觉境界，则如镜里看影，终非未见，但非其实。又如众猿，水中认月，而捉之，终无实效也。

【法泉和尚颂】

净五眼，异还同，万别千差毕竟空。
谁知尘劫无穷事，如视庵摩在掌中。
得五力，是真修，去去长依圣道流。
直趣菩提心匪席，有何魔外敢抬头。
唯证乃知难可测，一点孤明若太阳。
盲者不知光所在，低头冷坐暗思量。
镜里看形见不难，颜容虽似还非实。
欲识当年旧主人，剔起眉毛在今日。
水中捉月争拈得，真月何尝在水中。
但得痴猿狂解息，江河淮济一时通。

【竺原禅师注颂】

净五眼(东家点灯)，得五力(西家暗坐)，唯证乃知难可测(人平不语，水平不流)。镜里看形见不难(切忌动着)，水中捉月争拈得(弄光影汉)。

五眼者：天眼彻见一切，肉眼不被物惑，法眼见性本空，慧眼智照洞明，佛眼物我等观。五眼既净，则信力、进力、念力、定力、慧力自得现前。心地法门

唯证乃知，非凡情所能测度也。若人回光返照，见彻本来面目则不难矣。若妄认前尘光影为自己者，譬如猕猴水中捉月，争拈得也！故云“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

净五眼，得五力。
秤锤头上捏出汁。
浑仑好个解脱门。
八字打开拖不入。

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调古神清风自高，貌悴骨刚人不顾。

【彦琪和尚注】

常独行，常独步——达法之人不以万法为侣，高超三界，独步大方，故曰“常独步”也。未了之人无量劫来，常与诸尘作对，既迷觉性，深附尘缘，念念之间不能舍离。故经云：“眼根受色，耳分别声，鼻嗅诸香，舌舐于味，所有身根贪受诸触，意根分别一切诸法”，岂能绝前后际而独行独步耶？

达者同游涅槃路——达者，达法之人也。涅槃者，即不生不灭也；涅而不生，槃而不灭，即无生路也。经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此之一路，唯明心达本、具大乘种性者，方能步步蹈佛阶梯而全游也。须知三果浩浩，六道茫茫，尽是失路头人。是以千圣出兴，为一大事因缘，劝汝等诸人，同行此路，自是诸人不肯。古德云：“天堂路上生荆棘，地狱门前滑似苔。”可谓少人蹈着也。

调古神清风自高，貌悴骨刚人不顾——未了之人深着世缘，趣味浮艳，精神昏乱，内失所守，则非道人动静也。有道之士不染世缘，调格古淡，精神清爽，道风高貌，故云“调古神清风自高”也。貌悴骨刚人不顾者，大修行人虽形状枯槁，且心无贪欲，内有所主，刚如金石，人罕识之。阎浮提人深着色相，流转生死，无有出期，而不省悟。是以圣人状同贫士，隐在世间，则不可测。故知本分道人内蕴般若，不事华饰，风貌清古，人罕识之，故云“貌槁骨刚人不顾”也。

【妙空和尚注】

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涅槃路，即不生不灭之路也。此云一路，吾今得之，独行独步，高出世间，唯达者同途。而小根小乘，以测度之心，而能游哉！

调古神清风自高，貌槁骨刚人不顾——祇为大高，人难顾仰。

【法泉和尚颂】

常独行，过得潼关罢问程。
一径森森人不到，黄金殿上绿苔生。
常独步，从前更勿别门户。
何言寒山爱远游，如今忘却来时路。
达者同游涅槃路，看来皎皎勿遮拦。

古今履践何曾息，游子休言下脚难。
调古神清风自高，若涉丝毫未相许。
妙峯顶上忽逢时，不与白云为伴侣。
貌頼骨刚人不顾，取相凡夫岂易猜。
子贡不知藜藿味，空驰驷马入门来。

【竺原禅师注颂】

常独行(眼上两眉横)，常独步(脚底通霄路)，达者同游涅槃路(且道路头在什么处)。调古神清风自高(云居尊者)，貌頼骨刚人不顾(方有少分相应)。

庞居士问马祖云：“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者里见得彻去，便可横行海上，独步丹霄，与他从上诸祖把手共行，不为分外。只如僧问乾峯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必竟路头在甚么处？”峯以主丈画一画，云：“在这里。又作么生？”所以道“调古神清风自高，貌頼骨刚人不顾”，三十年后有人悟去也不定。

常独行，常独步，
脚底草鞋狞似虎。
翻身抹过太虚空，
不觉踏断来时路。

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贫则身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

【彦琪和尚注】

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有道人假外饰，故曰贫也。古德云：“学道衲身，三常不足”，则斯谓之坎！释子者，从佛受称，具足应云释迦氏，即五姓之一也。我佛因中为太子时，王有四子，俱为王贬。此四太子以德皈人，即为强国。父王悔忆，遣使往诏。四子辞过不皈。父王叹曰：“我子释迦。”即华言能仁也。今不言迦而言释者，从其简也。子者男子之通称，故曰释子也。口称贫者，口虽称贫，内蕴圣法，实非贫也。实是者，乃谛实之言也。身贫者，为阙世财七宝等也。道不贫者，若论其道，则河沙功德，无量法财，用无穷尽；虽无卓锥之地，实是价直娑婆。故曰“实是身贫道不贫”也。下文明出也。

贫则身常被缕褐，道即心藏无价珍——贫则身乏严饰，谓之身贫也。其道可尊可贵，实非贫也。古德云：“袈裟破后重重补，粮食无时旋旋营。”是以迦叶着粪扫衣，佛赞为上行之衣；节食俭衣，为知足故也。道则心藏无价珍者，世间七珍，金银琉璃珊瑚车渠真珠码瑙等宝，皆有价值，唯有心宝故无价也。达磨云：“于诸法中，心法为上。于诸宝中，心宝为上。”此宝无形，非具道眼，卒难可见，故曰“藏无价珍”也。

【妙空和尚注】

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唤作贫，得么？

贫则身常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外缘虽缺，内道实富，谁能酬价？

【法泉和尚颂】

穷释子，续真风，三世如来格调同。
莫讶通身无所有，伊家活计本来空。
口称贫，心焕尔，城市山林无所止。
着个娘生破布衫，几经劫火长如此。
实是身贫道不贫，囊无一物度青春。
报尔世人休取相，一番拈起一番新。
贫即身常披缕褐，相逢不用笑缁缁。
有时抖擞闲提起，胜得空披锦绣衫。
道即心藏无价珍，世出世间难可比。
五蕴山前着眼看，点着不来千万里。

无价珍，用无尽，利物应机终不吝。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

【彦琪和尚注】

无价珍，用无尽，利物应缘终不吝——再言无价珍者，明此宝实非世间之宝也。用无尽者，世间之宝皆有限量，用皆有尽。设使寿同彭祖（保八百年人也），富似石崇（富无双贵人也），乃一世之荣也；唯此心宝用无尽也，上至十方诸佛，经无量劫，受用不尽，西天二十八祖用不尽，唐土六祖用不尽，天下老和尚用不尽，即今山僧用不尽也。利物应缘终不吝者，十字街头，堂堂分付，何曾吝惜！自是时人不肯承当。古德云：“骊珠不是骊龙惜，自是时人不解求。”

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三身四智八解六通者，乃觉性功用得名也。地以能生为义，印以号令为义也。所言三身者，法身、报身、化身也。四智者，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也。八解者：一内观色解脱，二外观色解脱，三净处解脱，四无边处解脱，五识无边处解脱，六无所有处解脱，七非想处解脱，八究竟灭处解脱。此八处解脱，即八识解脱。所言八识者，即眼、耳、鼻、舌、身、意为六识，七传送识，八阿赖耶，即含藏识也。所以转八识为四智，束四智为三身也。今言转八识为四智者：转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为妙观察智，转七传送识末那识为平等性智，转八含藏识阿赖耶识为大圆镜智。束四智为三身者：以成所作智、妙观察智为化身，平等性智为报身，大圆镜智为法身；此之三身祇一身也。要识一身么？

头圆象天，
足方似地。
古貌棱层，
丈夫意气。

【妙空和尚注】

无价珍用无尽，利物应缘终不吝——觑面相呈，何曾盖覆！应用无尽，何法

之有！

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三身四智，八解六通，并是如来无心而证。参玄士若能离念，即同如来。

【法泉和尚颂】

无价珍，宝之宝，搜遍龙宫无处讨。
直饶舶主善机宜，开口论量定相恼。
用无尽，岂能过，今古源源若逝波。
悲愿所熏方至此，毗耶香饭未为多。
利物应形终不吝，还似龙王降雨初。
举意风云天下遍，有何花木不沾濡。
三身四智体中圆，此体从来无有二。
若于自性绝追求，万种名言非实义。
八解六通心地印，泥水空三用莫齐。
独有铁牛曾搭处，竹林东畔石桥西。

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

【彦琪和尚注】

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无上妙法，唯上人所闻即能谛了，故云“上士一决一切了”也。是以上士相见，目击道存；中下之人，祇益多闻。所以云“言多则去道转远。”故曰“中下多闻多不信”也。然则三教所有言诠，则皆然也。大乘菩萨一闻千悟，得大总持，诸小乘人不任此法也。老子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为道也。”传云：“可与言而与言，不可与言而不与言。可与言而不与言，谓之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谓之失言也。”故寒山诗云：

“上人心猛利，一闻便知妙。
中流心清净，审思云甚要。
下士钝暗痴，顽皮最难裂。
直待血淋头，始知自摧灭。
看取开眼贼，闹市集人决。
死尸弃如尘，此时向谁说。
男儿大丈夫，一刀两断截。
人面禽兽心，造作何时歇。”

先圣激励如此，其有善根者闻之，必有感焉。

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垢衣者，即无明烦恼也。衣者，以盖覆为义。垢者，即尘垢也。尘以染污为义。此之无明能盖覆清净法体，能染污微妙觉性，故喻垢衣也。但自怀中解垢衣者，况此己事，非他人可为故也。从等觉已还，皆是垢衣大士也。见性之人，潜藏密用，不为尘劳无明盖覆，故云“解垢衣”也。古德云：“卸却胭脂帽子，脱却骨臭布衫，摆手出荆棘林，得大自在也。”

小乘之人专求事相，虽身围法座，心遶法尘，是外夸精进也。宝公“人定亥，勇猛精进成懈怠”，即其谓也。

按：宝志和尚《十二时歌》中云：“人定亥，勇猛精进成懈怠，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超释迦，越祖代，心有微尘还室闼。廓然无事顿清闲，他家自有通人爱。”

【妙空和尚注】

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拊掌大笑。

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但自内灭情尘，何假外夸精进！

【法泉和尚颂】

上士一决一切了，势若崩山不小留。
岂似刻舟求剑者，舟移犹自守船头。
中下多闻多不信，只为离家岁月长。
劝尔从今息求索，自有珍财满故乡。
但自怀中解垢衣，此衣从来亦无价。
如今线绽体全彰，更莫区区寻缝罅。
谁能向外夸精进，取舍心生染污人。
桃源洞里花开处，不待东风自有春。

【竺原禅师注颂】

穷释子(主人翁)，口称贫(惺惺着)，实是身贫道不贫(他时异日莫被人瞒)。贫则身常披缕褐(左眼半斤)，道则心藏无价珍(右眼八两)。无价珍(重言不当吃)，用无尽(若有尽又堪作什么)，利物应缘终不吝(阿谁无者一坐具地)。三身四智体中圆(正中偏)，八解六通心地印(偏中正)。上士一决一切了(本不增一丝毫)，中下多闻多不信(亦不减一丝毫)。但自怀中解垢衣(修证即不无)，谁能向外夸精进(染污即不得)。

古云：“学道先须且学贫，学贫贫后道方亲。”此戒贪等，不事外饰也。出家儿从佛氏姓，故称释子。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梵语释迦，此云能仁，不言释迦者，从其简也。身外无物而心怀圣道，实非贫也。复言，贫则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者，则百千法门，无量妙义，恒沙功德，三昧神通，悉皆具足，出生无穷，用之无尽，接物利生，应病与药，大喜大舍，无吝无惜。转八识为四智，束四智为三身，乃至八解、六通，森罗万象，一印印定，毫发无差，故云“体中圆”、“心地印”者是也。上根利智之士，一决一切决，一了一切了。中下之机，触途成滞，故多闻多不信也。得底人但以正悟之境，灵灵自照，洗磨无量劫来微细习垢，霜露果熟，辄出头来，如急水滩头月华，千波万浪，触之不散，始不被生死阴魔之所惑。故云“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盖不同向外驰求者也。

穷释子，口称贫，
信手拈来用得亲。
水底金乌天上日，
眼中童子面前人。

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議。

【彦琪和尚注】

从佗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以言毁辱，谓之谤。以是为不是，谓之非也。见性之人，十二时中所遇顺逆之境，心则安然，不为万境所转也。一任毁谤于我，我既不受，恶言谤渎返自皈己，所谓自作自受也。譬若有人手执火燧，拟欲烧天，徒自困疲，终不可得。故云“把火烧天徒自疲”也。

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議——我闻毁谤之言，恰似饮甘露，心自清凉，不生热恼。未了之人，闻毁谤是非之言，心生烦恼，所谓“蓦然一处拨着，三处一时火起”，不可止也。古德云：“觉华有种无人种，心火无烟日日烧”。唯见性之人所闻逆顺之言，心得自在，即入不思議解脱妙门。故云“销融顿入不思議”也。

【妙空和尚注】

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道火不烧口，道水无涓滴，诽谤甚处着？
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議——粗言细语，皆归第一义。

【法泉和尚颂】

从他谤，意安宁，一切言语但风声。
木人花鸟曾相遇，彼若无情自不惊。
任他非，非亦是，非是何曾达了义。
了义将何为指陈，春深花落莓苔地。
把火烧天徒自疲，苍苍岂解生烦恼。
若将自己合虚空，即是如来真实道。
我闻恰似饮甘露，一滴能令万病消。
高卧山堂寂无事，任他今日又明朝。
消融顿入不思議，如今不必更消融。
直下分明猛提取，数竿修竹一堂风。

观恶言，是功德，此即成吾善知识。不因讪谤起冤亲，何表无生慈忍力。

【彦琪和尚注】

观恶言，是功德，此则成吾善知识——耳闻恶言不起嗔心，即能成就定慧之力也。不为六贼盗窃家宝，功德法财从此增长，则知彼毁谤之人返乃为我善知识也。不言闻恶言而言观者，即六根互用也。我佛世尊成道之日，群魔竞作，如来哀愍此辈，即入慈心三昧，是时魔众终不能害。此乃成就万德庄严定慧功德也。

不因讪谤起怨亲，何表无生慈忍力——若不因上来讪毒毁谤之言加及于我，我即了善恶之声皆不可得；譬若风过树头，祇闻其声，不生分别善恶之音，即起

怨亲平等之心，以能成就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即于时中，所遇逆顺之境，以平等心，坦然自在，无有罣碍。若不如此，则何以表我无生慈忍道力耶？

【妙空和尚注】

观恶言是功德，此则成吾善知识——达恶为善，了逆则顺，观兹恶言，真善知识。

不因讪谤起怨亲，何表无生慈忍力——毁誉不动，是如来行。

【法泉和尚颂】

观恶言，若了无言理不偏。
几度江风连日起，未闻沉却钓鱼船。
是功德，慧剑亲挥烦恼贼。
烟尘扫尽却归来，一色一香皆净国。
此即成吾善知识，忍心如幻搅无痕。
达多亲授灵山记，铭骨如何报此恩。
不因讪谤起怨亲，争识曹溪路上人。
曾渡流沙天未晓，至今满面是埃尘。
何表无生慈忍力，无生自证忍还忘。
年来老大归何处，刹刹尘尘是故乡。

【竺原禅师注颂】

从他谤(泥人吃铁棒)，任他非(鱼目混明珠)，把火烧天徒自疲(诬人之罪，以罪罪之)。我闻恰似饮甘露(早自落他圈套了也)，销铄顿入不思议(救得一半)。观恶言(金不博金)，是功德(水不洗水)，此则成吾善知识(上大人丘乙己)。不因讪谤起冤亲(重叠关山路)，何表无生慈忍力(一箭中青霄)。

心与空相应，则毁誉赞谤，何忧何喜？身与空相应，则刀割香涂，何苦何乐？资生与空相应，则施夺取与，何得何失？故道中人不与物竞是非，逆顺来前，如不闻不见；他之伎俩有尽，我之不采无穷。如人执火烧天，徒自疲劳耳，于天何有哉！闻之如饮甘露，心自清凉，顿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也。返观此恶言，皆是功德。盖缘言语性空，冤亲平等，此则成吾善知识也。如先佛于过去劫中，世世生生被提婆达多处处恼害，因慈忍力，得成无上正等菩提，故云“不因讪谤起冤亲，何表无生慈忍力”。

从他谤，任他非，
直下回观他是谁。
殊相劣形皆是幻，
凡名圣号总成虚。

宗亦通，说亦通，定慧圆明不滞空。非但我今独达了，恒沙诸佛体皆同。

【彦琪和尚注】

宗亦通，说亦通——宗通者，即法通也。法非言说，言说非法。云门云：“东海鲤鱼打一棒，雨似盆倾。”天衣云：“山僧倒骑佛殿，诸人返着草鞋。”乃至青平般士，皈宗拽石，德山入门便棒，临济入门便喝，如上垂慈，若无悟心，如何明得耶？直须洞明宗旨，深达本源，直下明宗，不同圆渐，故曰宗通也。说通者，即义通也，善能讲说十二部经，明法相数，一一了知，无有疑误，故曰说通也。今言宗亦通、说亦通者，则是法义双通。能具此者，极难得其人。法门后进不晓其旨，互相是非。传曰：“西天则分河饮水，此土乃禅律相非，皆不明法义二门也”。圭峯云：“经如绳墨，指定邪正；绳墨非巧，巧者必以绳墨为凭。经论非禅，参禅者必以经论为准。”古德云：“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应须看古教。”传云：“经是佛语，禅是佛心。诸佛心口，必不相违也。”大师始者听习天台智者教观，后有发明知见，往曹溪六祖印可，故深明此旨，故曰“宗亦通、说亦通”也。

定慧圆明不滞空——因中谓之止观，果上谓之定慧。定慧不二，谓之圆明。此圆明之性，非小乘断定，故曰不滞空也。良由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为无明烦恼所醉、不能出离生死者，唯无明昏散所病也。是以圣人立止观二法治之：即以止止散，即散而寂；以观观昏，即昏而朗，则转成定慧二法。定慧不二谓之圆明。圆明，一法也。此之一法，诸佛功德，无量法财，妙用无尽，皆在圆明华藏海中受用也。

非但我今独达了，恒沙诸佛体皆同——真觉自云：“非独我今达了如上圆明法性，乃至恒沙诸佛圆明觉体尽皆同也”。故经云：“不唯我知是相，十方佛亦然。”所言恒沙者，从喻得名也。西竺有河，名曰恒河，此河方四十里，其中有沙，沙细如麴。世尊说法多以此河中沙，比其数量。今永嘉依经而言也。

【妙空和尚注】

宗亦通说亦通——宗通说不通，如日在云中。说通宗不通，如蛇入竹筒。

定慧圆明不滞空——定慧圆备，事理圆融。不落断空，名为不滞。

非但我今独达了，恒沙诸佛体皆同——河沙诸佛，历代祖师，与今所证，曾无间然。

【法泉和尚颂】

宗亦通，真秘诀，摩竭当年曾为说。
文殊撞倒老维摩，至今有理难分雪。
说亦通，义无量，应感随机为宣畅。
若得因言达本根，止啼黄叶知虚妄。
定慧圆明不滞空，上下悠悠无觅处。
有时自与白云来，昨夜还随明月去。
非但我今独达了，是我何尝落见知。
有我直应还未达，若言无我更愚痴。
恒沙诸佛体皆同，此体从来无间断。
欲知此体为君宣，渔人笑立芦花岸。

【竺原禅师注颂】

宗亦通[○○一]，说亦通[○○十]，定慧圆明不滞空[○○卅]。非但我今独达了[○○人]，恒沙诸佛体皆同[○○佛]。

宗通者，即悟诸佛之心宗也，乃达磨大师单传直指之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惟在当人自证自悟，到无证无悟之地。所以从上诸老，递相出兴，向千圣顶[宁*页]上，提持者一着子，俾学者尽得单传直指之妙方，谓宗通也。然后命掌藏钥，披阅一代圣教，备知顿渐秘密不定之方，藏通别圆之味，方谓说通也。宗说既通，定慧均等，方谓圆明不滞空也。永嘉白云，“非但我今独达了”此定慧圆明之旨，与恒沙诸佛同证此体。古云：“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者是也。恒沙者，西天有恒沙，方四十里，河中有沙，其细如麴。世尊说法，多指此沙为喻。今永嘉依经而言。

宗亦通，说亦通，
团团杲日丽晴空。
百千三昧无量义，
只在寻常日用中。

师子吼，无畏说，百兽闻之皆脑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龙寂听生欣悦。

【彦琪和尚注】

师子吼，无畏说，百兽闻之皆脑裂——师子为兽中之王。若哮吼一声，群狐屏迹，百兽悉皆脑裂恐怖而走。以喻大乘菩萨所说圆顿法音，魔宫振动，诸小乘器不任大法，各生疑惑而不悟解，所以华严会上如聋如哑，不能信受。祇如德山入门便棒，临济入门便喝，能有几个承当？

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龙寂听生欣悦——香象喻小乘声闻、缘觉定性之人，不能回心向大，所闻圆顿大乘不能谛信。是以法华五千退席、礼佛而去。譬若象王，虽有威德，若闻师子吼时，即失威奔走。故曰“香象奔波失却威”也。天龙寂听生欣悦者，诸天龙王，闻师子吼时，心则欣然而悦也，以喻大乘菩萨之人，闻佛所说大法，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也。如须菩提在般若会中，闻佛所说般若，喜极成悲，故《金刚经》云：“尔时须菩提涕泪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即其义也。

【妙空和尚注】

师子吼无畏说，百兽闻之皆脑裂——宗说皆通，定慧兼济，如师子王，出入无畏。解行偏枯，见处不明，如诸小兽，闻师子吼，非以但伏远避，亦乃脑裂心摧。

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龙寂听生欣悦——香象，喻小乘知解之人，于此大乘，未能证入，乍闻真说，怕怖惶惶；犹如香象，虽有威力，一闻师子之音，则回顾奔走，莫知所措。天龙，乃喻大乘菩萨之人，闻兹真说，则寂然欣听，身心安乐也。

【法泉和尚颂】

师子吼，响而圆，振彻幽微力自全。
有情昏暗蒙开晓，长似春雷发半天。
无畏说，不迂斜，凡圣都如病眼花。

荆棘林中启行路，相将共到法王家。
百兽闻之皆脑裂，还如魔众闻真说。
愁怖归来失旧容，不知本自无生灭。
香象奔波失却威，二乘证性还如此。
不知烦恼即菩提，自取泥洹厌生死。
天龙寂听生忻悦，含生从此尽依归。
幽崑寂寂不回首，却向人间着弊衣。

【竺原禅师注颂】

师子吼(虚空开大口)，无畏说(万窍翻一舌)，百兽闻之皆脑裂(红炉焰上飞片雪)。香象奔波失却威(非其境界)，天龙寂听生欣悦(犹带识在)。

师子乃兽中之王，若哮吼一声，则百兽闻之悉皆脑裂。以喻大乘菩萨所说圆顿法音，则魔宫振动，小乘外道各生疑惑而不领解，如华严会上，有眼不见舍那身，有耳不闻圆顿教，又如法华会上退席者是也。所以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故云香象奔波失却威。香象，喻权教菩萨及诸二乘，虽悟法空之理，不明圆顿之机；譬如香象虽有威德，闻师子吼则失威奔走。唯诸天、龙王宿熏大种，一闻圆音，悉皆欢悦，故云寂听生欣悦也。

师子吼，无畏说，
憍梵波提咬着舌。
海神怒把珊瑚鞭，
须弥山王痛不彻。

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

【彦琪和尚注】

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所游江海，涉历山川，途路疲劳，奔驰南北，非为别事，乃为参寻知识、决择死生，所谓“无常迅速，生死事大”。古投子云：“一切世人向紧急处却闲慢，闲慢处却紧急。”若欲出离生死，须遇善知识为增上缘，发明己事，实非小缘也，所谓“青山长在，知识难逢”。故曰“寻师访道为参禅”也。

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自从往曹溪，六祖印证心地法门，了知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去、无来。若悟此个法门，则了悟本来生死不相干涉。故云“了知生死不相关”也。若得如此也，妙用无穷，通身应物，行住坐卧，语默作做，举动施为，折旋俯仰，无非皆在大寂定中，明明受用。下文可见也。

【妙空和尚注】

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师自述寻访之意也。

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师蒙曹溪印可，生死路头，了无滞。

【法泉和尚颂】

游江海，穷极渊源兴犹在。
自有金鉾胜宝珠，龙王不用空忧怪。
涉山川，榔栗曾分野路烟。
今日谁知当日事，有时闲倚草堂前。
寻师访道为参禅，何事玄沙不出岭。
嗟尔今人若自欺，撞破颔头犹未省。
自从认得曹溪路，钵袋针筒日日开。
若见当年奔逐者，为传卢老待君来。
了知生死不相干，若了死生无去住。
跋提当日有遗风，双举金趺向鹤树。

【竺原禅师注颂】

游江海(乱走作么)，涉山川(还我草鞋钱来)，寻师访道为参禅(阿谁欠少)。
自从认得曹溪路(试拈将来看)，了知生死不相干(不许夜行，投明须到)。

古之尊宿出一丛林入一保社，参寻知识，皆为究竟己躬大事，如善财五十三参，雪峯三登九到，乃至天下老和尚徧参知识之门，方到不疑之地。真觉自谓往曹溪，六祖印证心地法门，了知生死不相干涉也。

游江海，涉山川，
逢人觅我一文钱。
开州好个憨布袋，
十字街头恣掣颠。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我师得见然灯佛，多劫曾为忍辱仙。

【彦琪和尚注】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祖宗门下头头垂示，拍拍齐彰。传曰：念念释迦出世，步步弥勒下生，分别现文殊之心，动用运普贤之行；门门而皆出甘露，味味而尽是醍醐；不出菩提之林，长处华藏之海；晃晃而无尘不透，朝朝而溢目腾辉；岂劳妙辨以宣扬，何假神通而显示。若如此也，行住坐卧，触目遇缘，虽应用千差，且真如之性湛然不动。故云“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也”。

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十二时中，既动静皆为佛事，假饶有人以利刀毒药加及我，我则坦然闲暇、无所畏也。故灵山会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禅定，具五神通，以宿命智各现过去杀父杀母及诸重罪，于自心中各怀疑怖。于是文殊仗剑，持逼如来。世尊谓文殊曰：“住！住！不应作逆，勿得害我。我必被害，为善被害。文殊师利，从本已来，无有我人，但以内心见有我人。内心起时，我必被害，则名为害。”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梦如幻，于梦幻中无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于是五百比丘同声赞言：“文殊师利大智士，深达法源底，自手握利剑，持逼如来身。如剑佛亦尔，一相无有二。无相无所生，是中云何杀？”天衣征云：作么生说个如剑佛亦尔？若明此个因缘，故能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

也闲闲也”。

我师得见然灯佛，多劫曾为忍辱仙——非独我今修此忍辱，乃至十方诸佛、释迦如来尽皆修此忍辱苦行也。所言然灯佛者，世尊因地为雪山童子时，值然灯如来出世，将五百金钱亲买莲华，往彼献佛，“愿我成等正觉”，然灯如来为其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说法度人与我无异”。故云“我师得见然灯佛”也。忍辱仙者——世尊因地为忍辱仙人，在于山中修诸苦行。值歌利王与诸宫人入山游猎。王昼寝时，诸宫人各去游山，忽见庵中有一仙人俨然独坐，是诸宫人俱来瞻仰。王起问诸近臣：“宫人何在？”左右奏曰：“往彼仙人庵所也”。王怒，躬自拔剑杀彼仙人，于其手足节节支解。时彼仙人神色不动。王怪而问曰：“我今杀汝，汝还嗔否？”答曰：“否。”王曰：“汝虽不言嗔，必怀嗔怒。”答曰：“我心若嗔，不得平复。我心不嗔，使我此身平复如故。”言讫，实时仙人平复如故。王见甚异，惊怖而走，至于中路，天降风雨霹雳云雾，迷失道径，终不能去，回入山中，至仙人所，求乞忏悔也。乃至舍身饲饿虎、割肉济鹰饥，乃已至种种苦行，非止一劫，故云“多劫曾为忍辱仙”也。

【妙空和尚注】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既无生死，动静一如，左右逢源，无不中的。

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四大本空，五阴非我，毒药锋刀，何所畏恨？

我师得见然灯佛，多劫曾为忍辱仙——此乃引释迦昔为忍辱仙，被歌利王所害，曾无怨色。盖已无人无我，故然灯佛与我授记，此欲明师之所证亦如是。

【法泉和尚颂】

行亦禅，不落中间与二边。
熊耳老师曾漏泄，独携只履到西天。
坐亦禅，非举非沉岂兀然。
游子不知春已去，误听黄鹂作杜鹃。
语默动静体安然，万境来侵浑不动。
着却当年破草鞋，护身符子全无用。
纵遇锋刀常坦坦，蕴空已证即亡身。
临危莫讶无忧怖，祖父同家是此人。
假饶毒药也闲闲，曾得金人护生诀。
只闻冻水怯春风，未见淤泥污明月。
我师得见然灯佛，布发泥涂志不移。
今日如来还出现，休言无复似当时。
多劫曾为忍辱仙，性等虚空离瞋意。
宝刀无刃谩持来，几为歌王悲不已。

【竺原禅师注颂】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纵遇锋刀常坦坦（也是徐六担板），假饶毒药也闲闲（又隔一重关）。我师得见然灯佛（癞儿牵伴），多劫曾为忍辱仙（擘破却团圆，又云剑去久矣）。

到家人身心寂灭，动静一如，五欲八风撼摇不动，四生九有笼罩无门，生死

去来湛然空寂，故云“体安然”。到者田地，纵遇锋刀，坦然无怖，假饶毒药，亦乃闲闲。如师子尊者受刃，达磨大师服毒，已证无生法忍而然也。就引我佛因地中，布发掩泥，然灯受记“汝于来世作佛，号释迦牟尼”。复引于多劫中为忍辱仙人，山中修道，值歌利王与诸宫人入山游猎。昼寝时，诸宫人游山，见一人俨然独坐，是诸宫人但来瞻仰。王起问诸近臣：“宫人何在？”左右奏曰：“往彼仙人庵所也。”王怒，躬自仗剑，问云：“汝是何人？”对云：“忍辱仙人。”王遂以剑断其手足，节节支解，不生瞋恨。乃至种种苦行，非止一劫，故云“多劫曾为忍辱仙”也。

行亦禅，坐亦禅。
此即人间得道仙。
有问祖师西来意，
劈胸便奋一粗拳。

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

【彦琪和尚注】

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此乃真觉伤叹之辞也。未发菩提心已前，经无量劫，受无量身，生死海中，浪自出没，无有了时。于不迁境上，空受轮回；向无脱法中，妄生缠缚。如春蚕之作茧，似秋蛾之赴灯。以二见之丝，缠无明之质；以无明贪爱之翹，扑生死之火轮。从生至死，无有休息；如绳系飞鸟，放去又还来。故云“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也。

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自从顿悟了一切法皆悉无生，则于诸荣辱之境，有何忧喜！良由至人于生死界内，得其自在。故寒山诗云：“庄生说送终，天地为棺槨。吾皈此有时，唯须一番泊。死作馁青蝇，吊不劳白鹤。饿着首阳山，生廉死亦乐。”若得其旨，即顿悟了无生也。于诸荣辱何忧喜者，既能顿悟无生，生死尚得自在，即知荣辱之境则可外矣。荣辱既忘，忧喜之心从何而有也？

【妙空和尚注】

几回生，几回死——此乃师感悟而自叹之辞。从来不悟涅槃已前，虚生浪死，莫知其劫数几何，生死悠悠，无定止。

自从顿悟入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内所主有，不被物转。

【法泉和尚颂】

几回生，长夜冥冥信脚行。
改头换面无穷日，忘却当年旧姓名。
几回死，积骨如山犹未已。
山前野老若相逢，蛙步不移归故里。
生死悠悠无定止，贪痴如酒醉难醒。
冥然不记还家路，飘去沈来似水萍。

自从顿悟了无生，性种熏成断憎爱。
是名是相绝纤毫，海阔山高不会。
于诸荣辱何忧喜，如石逢春不变春。
试问庭前桃李树，花开花落为谁人。

【竺原禅师注颂】

几回生(一不成只)，几回死(二不成双)，生死悠悠无定止(二由一有，一亦莫守)。自从顿悟了无生(既是无生，又作么生了)，于诸荣辱何忧喜(有智无智，较三十里)。

真觉自叹云：未悟，已先于无量劫中受无量生死，轮转往来，无暂停止；于不迁境上，空受轮回，向无脱法中，妄自缠缚；如春蚕之作茧，似秋蛾之赴灯。故云“生死悠悠无定止”。自从顿悟无生法忍，即荣辱两忘，忧喜俱灭，生死于我何有哉！

几回生，几回死，
亘古亘今只如此。
神头鬼面有多般，
返本还源没些子。

入深山，住兰若，岑崆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安居实潇洒。

【彦琪和尚注】

入深山，住兰若，岑崆幽邃长松下——入深山者，则非阒闹之处也。住兰若者，具足应云阿兰若，即僧舍也。岑崆者，山之高貌也。长松下者，即物外优游之地也。见性之人随缘度日，任性逍遥，或入深山，或居岩谷，随处建立，应物无方，无不可也。白云青嶂，松下水边，皆道人之境界也。

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安居实潇洒——优游者，不拘系之谓也。出家之士识心达本，优游三界，脱洒四生，不为尘劳萦绊，逍遥自在，静坐安居，故雪窦云：“出家儿得与么尊贵，得与么高上，万乘位高而不挹，五侯门峻而不趋。目对千山，心闲一境。重重崑树，垂阴善吉之门；叠叠溪云，布彩维摩之室。此中相见，岂不快哉也！”

【妙空和尚注】

入深山，住兰若——梵语兰若，此云无诤讼处。

岑崆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安居实潇洒——白云为盖，流水作琴，潇洒出尘，轩昂拔俗。

【法泉和尚颂】

入深山，自乐朝昏养病颜。
时人欲识崑中意，幽禽时与断云还。
住兰若，远离尘嚣真静者。
请看终日纵心猿，何似深居调意马。

岑崆幽邃长松下，一念凝然万虑灰。
尘中一径连峯顶，谁解偷闲向此来。
优游静坐野僧家，困即闲眠渴即茶。
暑往寒来何所有，一条云衲是生涯。
閒寂安居实潇洒，密密行藏不露踪。
千眼顿开无觅处，等闲门下却相逢。

【竺原禅师注颂】

入深山(鱼行水浊)，住兰若(鸟飞毛落)，岑崆幽邃长松下(天地一指，万物一马)。优游静坐野僧家(百鸟不衔花)，閒寂安居实潇洒(没可把，又云今古历然)。

古老得旨后，隐入深山穷谷，茅庐石室，形影相吊，不与世接。以寂静之境，灵灵自照。岁久月深，具大无畏。随缘放旷，任意逍遥。三界不能拘，六尘岂能扰。可谓“优游静坐野僧家，閒寂安居实潇洒”。

入深山，住兰若，
世出世间俱放下。
净裸裸地绝承当，
赤洒洒兮没可把。

觉即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势力尽，箭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彦琪和尚注】

觉则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一觉了一切诸法，即不施有为功行也；有为功行非究竟也。故寒山云：“我见转轮王，千子常围遶。十善化四天，庄严多七宝。七宝镇随身，庄严甚妙好。一朝福报尽，犹若栖芦鸟。还作牛领虫，六趣受业道。况复诸凡夫，无常岂长保。”以此而知，有功之功，功皆无常；无功之功，功不虚弃。故云“一切有为法不同”也。

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住相布施者，不与般若相应，为着相故，成有为功行，非究竟。故古德云：“若般若不修，万行虚设。”所修功行不能称性也。所言布施者，运心广大谓之布，推己惠人谓之施，故曰布施也，即六度之一度也。生天福者，所感果报祇生天之福也，终非究竟；譬如仰箭射空，终不至天也。

势力尽，箭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仰箭射空，势力既尽，终坠于地。人天福谢，亦复如是。所谓人间四相、天上五衰，皆福谢之相也。所言四相者：一生相、二老相、三病相、四死相也。五衰者：一花冠堕地、二目眴动、三眷属离散、四身光自灭、五不乐本官也。招得来生不如意者，古德云：“人天福报，为三生冤”。人罕知之。良由世人因其福力，不明其本，就上增添，以此世福，恣情娱乐，临命终时，福尽业在，返堕恶道，受种种苦。故云“招得来生不如意”也。

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故知诸位小乘、人天福报、有为之法

皆非究竟也，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清净觉地！此之一路，从来千圣不曾蹈着；向第二门中，略凭言说。所以西竺初祖云：“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则法法绝待，尽皆照体独立；如指不自触，如刀不自割，如地不自坚，如水不自湿，如火不自热，如风不自动，如耳不自闻，如鼻不自嗅，如舌不自了，如身不自觉，如意不自知，如眼不自见。所以云：“若眼作眼解，则生眼倒。若眼作无眼解，则生无眼倒。若执有眼，即迷其无眼。由有眼故，则妙见不通。”故经云：“无眼无色。”复有迷眼作无眼者，即失其真眼；如生盲人不能辨色。故经云：“譬如眼败之士，其于五色不能复利，诸声闻人亦复如是。”唯其如来得真天眼，常在不昧，悉见诸佛国土。以不二见故，即不全凡夫；所见悉能见故，不全声闻。所见不同凡夫所见，谓之超凡；不同声闻所见，谓之越圣。既能超凡越圣，即达佛之知见。故云“一超直入如来地”也。

【妙空和尚注】

觉即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有作有为，皆外边走。无功之功，不在施焉。

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望报行施，名为住相，得生天报，未免沦坠；如箭射空，徒尔自困。

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实相门，不假功行，一念回光，至如来地。

【法泉和尚颂】

觉即了，日午三更半夜晓。
桃花才谢杏花开，始信从来无欠少。
不施功，欲识无功恰似风。
无瞋无喜无心意，吹沙鼓雾满晴空。
一切有为法不同，好涤心源求出离。
露滴沤沉瞬息间，浮生万物皆如是。
住相布施生天福，玉殿花台任意过。
休言拂石能坚久，若比无生是刹那。
犹如仰箭射虚空，是箭无由空里奠。
须求实相趣菩提，免向三途换头面。
势力尽，渐倾欹，犹若天人见五衰。
憔悴始忧图辟苦，不似欢园正乐时。
箭还坠，极方休，识浪飘飘若散沤。
还随习业重牵去，到此何尝得自由。
招得来生不如意，为因不正果还颇。
行檀须使三轮净，罪福虽灵奈尔何。
争似无为实相门，欲知实相实无相。
春至幽禽尽日啼，月出渔舟连夜放。
一超直入如来地，顿证何须满月容。
还似龙门鱼化日，一声雷后觅无踪。

【竺原禅师注颂】

觉即了(云开月皎)，不施功(虎啸生风)，一切有为法不同(梁宝元来是志公)。

住相布施生天福(寰中天子敕)，犹如仰箭射虚空(塞外将军令)。势力尽(人贫智短)，箭还坠(马瘦毛长)，招得来生不如意(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争似无为实相门(弹指云：从这里入)，一超直入如来地(且喜到家)。

觉悟了彻底人，获无功用智，与有为功行不同也。昔梁武帝问达磨：“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无数，有何功德？”磨云：“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非大功德。”帝曰：“如何是大功德？”磨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滞于有为之功也，所以道“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到势力尽时，箭还坠落，故云“招得来生不如意”。寒山云：“我见转轮王，千子常围绕。十善化四天，庄严多七宝。七宝镇随身，庄严甚妙好。一朝福报尽，犹如栖芦鸟。还作牛领虫，六趣受业道。况复诸凡夫，无常岂可保。”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无为实相者，即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法门也；如来地者，即前后际断，一真法界也。于此颌旨，如王子登极，白衣拜相，故云“直入如来地”。

觉即了，不施功。
物我俱忘心境空。
菡萏枝枝撑素月，
梅檀叶叶扇香风。

但得本，莫愁末，如净琉璃含宝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终不竭。

【彦琪和尚注】

但得本，莫愁末，如净琉璃含宝月——若得其本，末可知也。古德云：“今之讲者，偏彰渐义；禅者，唯播顿宗。禅讲相违，胡越之隔。由是人与法差，法与人病；佛意本末难见，散义浩博难寻。然而泛学虽多，秉志极少，以本接末则可知矣。”故云“但得本、莫愁末”也。如净琉璃含宝月者，琉璃喻法身妙境，宝月喻解脱真智；境智冥合，莹彻十方，烁烁灵光，腾今腾古，犹如琉璃盘内更盛明月也。

我今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终不竭——如意珠者，摩尼宝珠也。唯此一珠具诸功德，于诸宝中，此宝为上，利用如意，可喻心宝也。经云：“独王项上有此一珠，不妄与人。”此之一宝非从外得，但为一切众生妄念盖覆，不能明现。古德云：“譬如衣下明珠，虽明不照。似宅中宝藏，似有如无。”今日永嘉解此一珠，赈济有情，用无穷尽，故云“终不竭”也。

【妙空和尚注】

但得本，莫愁末，如净琉璃含宝月——本立而道生。本者，心也。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如净琉璃含宝月，内外莹彻，洞照十方，则于物何凝滞哉！

我今解如意珠，自利利他终不竭——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此如意珠，即摩尼珠是也，唯如来藏中收得。吾今既得，同如来，是故自利利他，终不能尽。今日解此一珠，布施大众，还见么？

【法泉和尚颂】

但得本，终朝更不劳唇吻。
一饱膨[月*享]万事休，任他人笑无思忖。
莫愁末，世界无穷都一撮。
折脚铛儿不借人，煮粥煎茶自提掇。
如净琉璃含宝月，体用相交璨尔明。
有眼不能窥仿佛，无心方见本圆成。
我今解此如意珠，迸出寒光千万仞。
四生六类恣须求，世界有穷此无尽。
自利利他终不竭，悲水心花半夜开。
金殿玉堂留不住，披毛戴角又重来。

【竺原禅师注颂】

但得本(车不横行)，不愁末(理无曲断)，如净琉璃含宝月(眼观东南，意在西北)。既能解此如意珠(相逢不拈出，举意便知有)，自利利他终不竭(是我家里人，方说家里话)。

根本既明，枝叶自茂。本者，即本有灵觉之性也。末者，即百千三昧神通妙用也。净琉璃者，喻内外莹彻也。宝月者，喻妙性圆明也。譬如虚空，具含众象，于诸境界无所分别。故云“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终不竭”。不求殊胜而殊胜自至，自觉觉他，妙用无穷也。

但得本，不愁末，
妙用纵横活鱗鱗。
信手拓开不二门，
大千沙界如许阔。

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霄何所为。佛性戒珠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

【彦琪和尚注】

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霄何所为——入夜月华牕底白，有时松韵枕根清。这个消息，设使千圣出兴，具无碍辨才，也说不及。放一线道，且向建化门中，略凭话会，强而言之，此是文殊普贤大人境界，一切众生虽生其中而不自知，诸小乘人不能趣向也。此之境界不凡不圣，虽难可见，祇在目前，山高海阔，栢短松长，柳绿花红，莺吟鹤唳。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霄何所为。若是本分道人，一觉直到天晓也。

佛性戒珠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般若是一法，佛说种种名，或谓之佛性，或谓之戒珠，或谓之心地，或谓之心印，皆一法也，随其功用各得异名。能觉知，故名曰佛性；莹净无垢，名曰戒珠；能生诸法，名曰心地；号令群品，名之曰印也。虽有三名而无三法。以此而推，森罗万象，触目遇缘，器界山河，皆同一体，雾露云霞，尽非他物。故曰“雾露云霞体上衣”也。

【妙空和尚注】

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莫作胜解，是真境界。

佛性戒珠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或谓佛性，或谓戒珠，其实皆一心也。故谓之心地印，而此心印无凝，则身徧十方。故知雾露云霞皆体上之衣也。

【法泉和尚颂】

江月照，衲子家风最为要。
夜静同谁话此心，乱山时有孤猿叫。
松风吹，拂面萧萧无尽时。
根下茯苓神入妙，往来樵子几人知。
永夜清宵何所为，行时行又坐时坐。
马生双角瓮生根，终不为君轻说破。
佛性戒珠心地印，普天币地勿遗余。
茫茫蠢蠢皆同有，谁道唯传碧眼胡。
雾露云霞体上衣，衣钵从来无别号。
休言一物不持来，大地山河皆我造。

【竺原禅师注颂】

江月照(井底虾蟆跳)，松风吹(鹁鸪树上啼)，永夜清宵何所为(作贼人心虚)。佛性戒珠心地印(不劳悬古镜)，雾露云霞体上衣(天晓自分明)。

此是文殊、普贤大人境界，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古云：“成三十年只作境会”。永夜清宵何所为，早是画蛇添足。以觉自心，名佛性；表里莹彻，曰戒珠；能生诸法，云心地；号令群品，故名印。虽有多名，理即一也。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故云“雾露云霞体上衣”。

江月照，松风吹，
更于何处觅文殊。
十世古今如电拂，
三千刹海一莲庐。

降龙钵，解虎锡，两钴金环鸣历历。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

【彦琪和尚注】

降龙钵，解虎锡——钵盂、锡杖，皆道具之名也。钵盂即应量器也。锡杖者，振作锡声也。所言降龙钵、解虎锡者，名随缘起而得名。降龙钵者，因世尊降火龙外道也。昔者有三迦叶，投佛出家，退失道心，侍火龙外道。佛观其根性既熟，即往度之。尔时往彼求宿，时迦叶言：“此无空室可宿，唯有火龙石窟，还可宿否？”佛往彼宿。是时中夜，火龙现通，鼻中出烟，鳞甲生火，逡巡炽然，欲害于佛。尔时世尊即起慈心，现三昧火，渐渐明莹，火龙毒火返自烧身，无处逃避，唯见世尊宝钵之中，清凉广大，乃自投身入于钵内，故名降龙钵也。解虎锡者，始因高僧稠禅师在怀州王屋山习定，见二虎斗，即以锡杖以中解之，二虎各自分去，遂此名焉。故云“降龙钵、解虎锡”也。

两钴金环鸣历历——两钴者，表真俗二谛也。六铉者，表六波罗蜜也。中心

表中道也。鸣历历者，振锡之声，上士闻之即可入道。小乘锡杖即四钴十二环也。四钴表四谛，十二环表十二因缘，中心浮图表住持三宝也。忽若在衲僧手中，何如表示？祇如大师当时持往曹溪，亲见六祖，遶禅床三匝，大振一下，且道成得什么边事？明眼衲僧，试定当看！

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不是外现威仪，标其形体，虚然自谓任持也。故宝公云：“丈夫运用堂堂，逍遥自在无方。一切不能为害，坚固犹若金刚。”岂虚事持耶！如来宝杖亲踪迹者，经云：“佛告比丘：‘汝等应受持锡杖。所以者何？过去如来、现在诸佛、皆执持故。为圣人标帜也’”。故曰“如来宝杖亲踪迹”也。如或不荐，问取德山老人。

【妙空和尚注】

降龙钵，解虎锡，两钴金环鸣历历。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则钵盂、锡杖也。昔如来以金锡降火龙外道。稠禅师以锡解虎斗，皆因事立名。此二物，皆如来行化之具，于入灭时，遗挂树上，盖留与后世子孙，岂虚标形状、而谩事持！

【法泉和尚颂】

降龙钵，体坚牢，展尽空通莫可逃。
大千沙界曾盛去，不怕擎云万丈高。
解虎锡，响遥空，分斗曾飞入乱峯。
不识怨亲同一体，谩夸王屋有遗踪。
两钴金环鸣历历，只此圆通为指南。
若见观音真住处，方知不在宝陀崑。
不是标形虚事持，欲使因闻自回向。
忽于听处觅无踪，更看迦叶古时样。
如来宝杖亲踪迹，能与生灵断网罗。
两钴六环虽善表，不识全提未足多。

【竺原禅师注颂】

降龙钵（黑似漆），**解虎锡**（明如日），**两钴金环鸣历历**（上下四维无等匹）。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达磨十万里西来，却对梁王道不识）。

钵盂应供，锡杖降魔，此二者是僧家随身道具也。所谓降龙钵、解虎锡，各随缘起而得其名。昔世尊降火龙于钵中，高僧解二虎于锡下，文繁，兹不具述。两股者，表真俗二谛也。六环者，表六波罗蜜也。中心者，表中道也。真觉往曹溪，遶床三匝，振锡一下，盖有所自，不是外现威仪、虚事持耳。经云：“佛告比丘：‘汝等应受锡杖。所以者何？过去如来、现在诸佛，皆执持故。为圣人之标帜也’”。故云“如来宝杖亲踪迹”。

降龙钵，解虎锡，
觐面当机亲托出。
三千年话不复追，
一日还我两度湿。

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

相。

【彦琪和尚注】

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不求真故，越凡夫法也；不断妄故，越二乘法也。二乘之人弃妄求真，断烦恼、求菩提，证有为涅槃，故非究竟出离之道也。大乘之人更不求真，亦不断妄，则知真妄二法本无相状。故宝公云：“也无头，也无手，世界坏时渠不朽”。故云“了知二法空无相”也。

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上句展转拂迹，下句直明真谛也。因上所言“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永嘉切恐后人落在空无相中，故有此点示也。言无相者，即无诸事法也。无空者，即无诸理法也。无不空者，则能遣之法亦空也。即是如来真实相者，即入如来无相微妙法门也。

【妙空和尚注】

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真妄不立，了然无相。无相则空存，故亦须无空。若无空，则无所不空，此即如来真实之相矣。如《金刚经》云：“如来说一切诸相非相，是名为相”。

【法泉和尚颂】

不求真，求真便是有疎亲。
试将金屑安双眼，虽贵如何不碍人。
不断妄，妄与真源同一相。
曾看江上弄潮人，未闻爱水嫌波浪。
了知二法空无相，真妄忘来妄是真。
若谓是真还是妄，若忘真妄更愁人。
无相无空无不空，无去无来无所止。
松下清风扫尽苔，茅庵依旧白云里。
即是如来真实相，明月芦花色莫齐。
普眼当时无觅处，夜来和雨宿寒溪。

【竺原禅师注颂】

不求真(湘之南)，不断妄(潭之北)，了知二法空无相(中有黄金充一国)。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

真妄二法本是假名，求断二见亦是虚妄。为彼凡夫，小果断妄求真，证有为涅槃，非究竟也。《法华经》云：“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若是圆顿之机，了知二法本空，无相无名。永嘉恐后人滞在空中无相中，复言“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盖修证之功不齐，言思之路尽矣。

不求真，不断妄，
拟欲断求隔天壤。
若人更欲问如何，
劈脊连声三十棒。

心镜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

【彦琪和尚注】

心镜明鉴，无罣碍，廓然莹彻周沙界——心镜既明，鉴物无碍。传曰：诸智者以譬喻得解，明心之士，其心犹如明镜，能接众象尽入其中，无有罣碍，清净含容，无有边际。古德云：“打破镜来，与汝相见。尽十方世界是一面镜，且向什么处下手？”若向这里荐得，灵光透漏，无盖覆处。故云“廓然莹彻周沙界”也。

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在天灿然，仰而观之谓之万象。在地卓尔，俯而察之谓之森罗。传曰：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岂从外得耶？祇在一切众生一念心光影现之中。故云“万象森罗影现中”也。一颗圆光非内外者，一点光明无表无里，灵明烜赫，莹彻十方，无有内外。故肇法师云：“会万法皈于自己者，其为圣人乎！”

【妙空和尚注】

心镜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心镜明净，洞彻十方，万象森罗岂逃影！

【法泉和尚颂】

心镜明，耀遐迩，杲日升空难可比。
一片寒光湛不流，大千沙界从兹起。
鉴无碍，绝毫厘，万床千形共不知。
寂寂光中人去后，鼻似眉毛是阿谁。
廓然莹彻周沙界，相见全非旧日颜。
莫谓从来无觅处，有时摆尾上南山。
万象森罗影现中，法法非虚亦非实。
是名是相本无生，众毛师子一毛毕。
一颗圆光非内外，近无形状远无垠。
儿童不识空名邈，却道团团似月轮。

【竺原禅师注颂】

心镜明(灵光洞耀)，鉴无碍(迥脱根尘)，廓然莹彻周沙界(体露真常，不拘文字)。万象森罗影现中(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一颗圆光非内外(但离妄缘，即如佛)。

心光洞彻，无物不融，寂照河沙，了无罣碍。如镜当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光光相罗，影影相照，递相融通，交相涉入，可谓“无边刹境，自佗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四圣六凡，森罗万象，皆从吾妙明中流出；乃至掷此方于他界，纳须弥于芥中，亦此心之常分，非假于佗术也。

心镜明，鉴无碍，
大中现小，小中现大。
法法一如，尘尘三昧。

抛向面前，漆桶不会。

豁达空，拨因果，莽莽荡荡招殃祸。弃有著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

【彦琪和尚注】

豁达空，拨因果，莽莽荡荡招殃祸——豁达空者，乃西天外道所修断灭空也。拨因果者，一向着空，拨无因果也。故知世出世间，人天一切因果，善恶等业，毫发不差。经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且外道不知此法故，迷因果也。既落断灭之见，所招殃过，不可言说；譬若大海，莽莽荡荡，无有边表。故云“莽莽荡荡招殃过”也。

弃有著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若弃其有见而着无见，则其病亦然也。故古德云：“便拟疑心敛念，接事皈空，不瞬不动，闭目藏睛，随有念起，即便破除，细想纔生，即便揭擦，如斯见解，正是落空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故云“弃有著空病亦然”也；譬如有人避大水之溺，而投火燄之中。故云“还如避溺而投火”也。

【妙空和尚注】

豁达空，拨因果，莽莽荡荡招殃祸——沉空滞寂，拨无因果，不了法空，而言悟空，口常谈空，而着顽空。如斯则与外道断见无异。参玄高士，善用其心。

弃有著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弃有著空，二皆大病。

【法泉和尚颂】

豁达空，魔所诱，只言万物都无有。
去路犹矚日已西，可怜独似丧家狗。
拨因果，更堪伤，迷失夷途暗且狂。
苦楚他时亲受处，始知善恶业难忘。
莽莽荡荡招殃祸，恶不加俊善不修。
无悟无迷开口是，泥犁未到卒难休。
弃有著空病亦然，背空取有还如是。
钵袋持来夜未央，老卢只见锥头利。
犹如避溺而投火，水火虽殊害岂差。
若入荒田随手得，不劳移步便还家。

【竺原禅师注颂】

豁达空(不可放过)，拨因果(放过不可)，莽莽荡荡招殃祸(打杀有甚么罪过)。弃有著空病亦然(打着南边动北边)，还如避溺而投火(看脚下)。

永嘉既悟正见，愍彼邪学一向着空、拨无因果，所以道莽莽荡荡无禁无制妄招殃祸；譬如懦夫自号帝王，妄取诛戮。若弃有见而着无见，其病亦然。故云“还如避溺而投火”。

豁达空，拨因果，
拈来——生按过。

若更忘身与死心，
这个难医病转大。

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学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认贼将为子。

【彦琪和尚注】

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若舍虚妄之心，欲取真如之理，则取舍之心成巧伪之行也。传云：取一边，舍一边，徒增妄虑。执自性，逃自性，转失真源。其由空有两忘，一味双显；居断绝地，即烦恼根。信不诬矣！故罗山云：“粗餐易饱，细嚼难饥。根本差殊，良由自错。”学般若之人到此，切须子细体究。

学人不了用修行，真成认贼将为子——学般若之人不了心地法门而修有为功行，皆非究竟，尽属有为，正在生死岸头。如棱严十种修仙与诸不了义权位行人，皆未能出离也。良由以取舍虚伪之心而谓修证无上菩提，犹如世人认贼为子，欲其亲的，无有是处。故云“真成认贼将为子”也。

【妙空和尚注】

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真妄平等，取舍一如，如纔生疑心，即成巧伪。是以古德云：“截断两头路，归家稳坐”。

学人不了用修行，真成认贼将为子——晚学初心，不了有无法，勤苦修行，求出三界，正如认贼为子，自劫家宝，终不能成就。

【法泉和尚颂】

舍妄心，将心除妄还深。
了妄即真真不有，一条麻线两条针。
取真理，片甲纤鳞未为美。
木女穿云笑不休，大洋海底红尘起。
取舍之心成巧伪，真妄须知性不殊。
半灭半生修至道，还如登木望芙蓉。
学人不了用修行，了得修行岂虚妄。
若将瓮响作钟声，不独无实兼自诳。
深成认贼将为子，爱妄缠心不自知。
待到年穷君自看，荒废家业更由谁。

【竺原禅师注颂】

舍妄心(海底摸针)，取真理(空中索缝)，取舍之心成巧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学人不了用修行(病眼见空花)，深成认贼将为子(空花结空果)。

若舍虚妄之心，欲取真如之理，则取舍之心未忘，遂成巧伪不实之行也。缘学人不了此旨，只认个门头户底、见闻觉知、昭昭灵灵为自己者，深成认贼为子也。古云：“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

舍妄心，取真理，

如弃大海认沤体。
只见沤从水上生，
不知沤灭还归水。

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识。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

【彦琪和尚注】

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识——既认贼为子，法财功德如何保任，尽皆失去。故云“损法财，灭功德”也。莫不由斯心意识者，对境觉知，异乎木石，名之曰心。以心筹量，名之曰意。了了别知，名之曰识也。以此三法迁流，种种诸行，造作种种之业，皆由此也。传曰：心异则千差竞起，心平则万法坦然，心染则六道四生，心空则一道清静。”故云“莫不由斯心意识”也。

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上来所修，皆是无益苦行，固非真实也。唯般若一法，方为究竟。《大般若经》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佛母，能示世间诸法实相。”出家之士得不尽心于此？！是以云门大师警兄弟曰：“一等是蹈破草鞋行脚，抛却父母师长，直须者些子眼睛始得。若遇本色咬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为。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挂钵囊，一十年、二十年，打取彻去，莫然不成办。从上诸圣无不击发，劝于此个门中用心。”故云“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也。

【妙空和尚注】

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识——无道之人，须一心不生，心如墙壁，方可入道。良由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

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直下明心，见性成佛。

【法泉和尚颂】

损法财，功自弃，往返三途何所恃。
省觉由来在刹那，不必辛勤坐获利。
灭功德，更何猜，五为门户一为媒。
从前宝所无关钥，自是时人不肯来。
莫不由斯心意识，从来共住若冤讎。
如今已与同家业，无限珍财更不偷。
是以禅门了却心，兀兀腾腾度朝夕。
佛祖相看蓦路同，大暑迎凉寒向日。
顿入无生知见力，无生知见若为论。
有时望月过深夜，几为求斋到远村。

【竺原禅师注颂】

损法财(家鬼入来)，灭功德(着贼了也)，莫不由斯心意识(春风满地成狼藉)。
是以禅门了却心(了了了时无可了)，顿入无生知见力(玄玄玄处亦须呵)。

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良由劳生自信不及，向外驰求，

于心意识上强作主宰，故法财功德皆损灭也。寒山子云：“嗟见世间人，永劫堕迷津。不省这个意，修行徒苦辛。”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所谓“还丹九转，点铁成金。至理一言，转凡成圣”。

若将心识度吾宗，
恰似西行却作东。
掀转面皮亲见彻，
团团红日上孤峰。

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

【彦琪和尚注】

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世间之士，有慷慨之志，秉镆鋌之刃，以忠孝之心，佐赞明君，威武天下，谓之丈夫。今言大丈夫者，具出世之大智，秉智能之剑，以般若为锋铓，中金刚为猛焰，破烦恼网，出生死境界，故云大丈夫也。传曰：虽女人孺子，有此志者亦名大丈夫；虽八尺巍巍之士，无此志者不名大丈夫也。所言金刚者，金中最刚，故曰金刚，极坚极利，喻般若焉。坚故万物不能摧，利故摧万物，唯帝释有之，福薄者难见。其为用也，欲拟皆空，拟山即山崩，拟海即海竭，其功力不可思议，故喻般若也。

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但犹独也。非独摧伏西竺六师外道之心，早曾落却天魔胆也。《宝星经》云：“有一魔王，于众魔中而为上首，即于平日以手案地，三千大千世界悉皆摇动。佛成道时，领诸魔众，欲于佛前以手拍地，率须弥山恼害世尊。世尊即入慈心三昧，是时魔王方乃举手，尚不见地，何况摩触！是时魔王心胆惊惧而走，故云“早曾落却天魔胆”也。

【妙空和尚注】

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大丈夫，乃勇猛之士也。当秉智慧剑，裂烦恼网。般若锋，言其利也。金刚焰，取其坚也。

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外道天魔，聪明无慧，闻此圆宗，以心摧胆落。

【法泉和尚颂】

大丈夫，威且爱，草偃风行无窒碍。
不止贤愚作羽仪，险恶途中人所赖。
秉慧剑，雪霜寒，寰海何人敢正看。
剔起眉毛便归去，髑髅峯后草漫漫。
般若锋兮金刚焰，坚猛能烧乱相林。
一扫更无毫发许，傍人独笑老婆心。
非但能摧外道心，戴盆鍱腹何穷数。
灵山据坐略摇鞭，良马追风自回去。
早曾落却天魔胆，邪正相交势可知。
自是汝曹憎爱重，非于佛子不慈悲。

【竺原禅师注颂】

大丈夫(露!)，秉慧剑(险!)，般若锋兮金刚焰(交!)。非但空摧外道心(破也! 破也!)，早曾落却天魔胆(堕也! 堕也!)。

世间大丈夫者，以忠孝之心，秉刚烈之志，立身于廊庙之间，致君于尧舜之上，俾天下苍生皆乐和平之治者是也。出世间大丈夫，即大心众生也，秉智慧剑，摧五阴魔，恢复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一片无阴阳地，起鼻祖坠地之颓纲，大济北泼天之家世者是也。般若锋者，空一切诸有也。金刚焰者，剿诸生死魔军也。故云“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诸人还见么？良久云：剑去久矣，汝方刻舟！不见五祖演和尚道：

赵州露刃剑，
寒霜光焰焰。
更拟问如何，
分身作两段。

震法雷，击法鼓，布慈云兮洒甘露。龙象蹴踏润无边，三乘五性皆醒悟。

【彦琪和尚注】

震法雷，击法鼓，布慈云兮洒甘露——般若是一法，佛说种种名，或谓之慧剑，或谓之法雷，或谓之法鼓，或谓之慈云，或谓之甘露，即是一法随其功用而得名也。能破疑网，极坚利故，谓之慧剑也。骇动物机，增长善业，故谓之法雷也。聚集人天，善能号令，故谓之法鼓也。能阴覆群生，皆得清凉，故谓之慈云也。能济热恼，沃焦渴故，谓之甘露也。皆般若一法尔也。

龙象蹴踏润无边，三乘五性皆惺悟——龙象蹴踏之所，固非驴骡所践之地也。三乘者：一菩萨、二声闻、三缘觉乘也。五性者：一善性、二恶性、三定性、四不定性、五阐提性也。三乘五性惺悟且致（置），忽遇三种病人来还接得否——患盲者，拈槌竖拂，他又不见；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患哑者，教伊说又说不得，且作么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无灵验。昔人虽有此语，争奈时机不荐。曾有僧请益云门，师曰：“汝礼拜着。”僧礼拜起，师以拄杖拄（涉票反，撞也），僧退后。云：“汝不是患盲？”复唤僧：“近前来！”僧近前。云：“汝不是患聋？”乃云：“会么？”僧云：“不会。”云：“汝不是患哑？”其僧忽于言下有省。若荐得这个说话，何止三乘五性，盲聋瘖哑悉皆惺悟，直是须教尽大地人普请作佛去。还委悉么？虽然如此，若是明眼衲僧也须子细详辨。

【妙空和尚注】

震法雷，击法鼓，布慈云兮洒甘露——圆宗一举，普利一切。雷起蛰如鼓，怜迷如云普覆，如雨普滋，其利溥哉！

龙象蹴踏润无边，三乘五性皆惺悟——龙象乃最上乘之人，闻此法雷，沾此雨，则广润无边。而三乘五性虽未能全获胜利，而亦知惺悟耳。

【法泉和尚颂】

震法雷，一击轰然徧九垓。
莫谓从来无影象，含灵曾为眼齐开。
击法鼓，西天此土亲规矩。
痴人睡重自无闻，不是观音心未普。
布慈云兮洒甘露，人间天上绝纤尘。
蒙蒙一味无差别，洗出萌芽万种新。
龙象蹴踏润无边，自在从横勿羈絆。
众生未尽证菩提，终不轻离烦恼岸。
三乘五性皆醒悟，舒即参差卷即同。
燕雀鸾凰飞各异，到头终不离虚空。

雪山肥膩更无杂，纯出醍醐我常纳。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彦琪和尚注】

雪山肥膩更无杂，纯出醍醐我常纳——西竺雪山，有草名曰肥膩，洁净香美，白牛食之，所出皆成醍醐上味，非此间腥膻杂血之乳其不洁也。雪山喻一真妙境，香草喻圆修八正道，牛喻照理真智，醍醐喻一乘妙法，以明菩萨不从渐次而修也。大乘根性从初发心便成正觉。所言我常纳者，即学般若之士，念念与般若相应也。故下文举法，皆入重重无尽、事事无碍境界也。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性即一真之性也。一法即一心之法也。一性圆通一切性者，即一性圆通法界性也。一法徧含一切法者，即一心之法徧含无尽法也。寿禅师云：“本生末而末表本，体用互兴；真成俗而俗立真，凡圣交映；此显彼而彼显此，主伴齐参；生成佛而佛度生，因果交彻。境无自性而他成自，心无自性而自成他。理不成就而一即多，事不成就而多即一。相虽虚而恒冥一体，性虽实而常在万缘。虽显露难以情求，住超然而无方；大用纵横，幻境在一性而融真。是以八十卷华严大经所说，非昔有而今无也。”传曰：三十九品之胜典，终始交罗；一十万颂之妙言，前后参应。十处十会，如帝网之重重；十刹十尘，如镜象之涉入。举一门则诸门顿显，谈一品则诸品齐彰。道树始成，九天全会；普光一集，十处齐登。新旧无差，前后一念。故末山尼先听大经，后因参有悟入，方信即今现在华严法界之中。有颂云：“五蕴山头古佛堂，毗卢昼夜放毫光。若能于此非同异，即是华严徧十方。”故云“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也。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一月普现一切水者，如青霄一月，普现江河、池沼、沧海、溪潭等，凡有水处悉皆现月也。一切水月一月摄者，众水所现，唯天上一月尔。华岩一月三舟譬喻，经云：“譬如停舟分月，彩舟从东去，一月往东；从西去，一月往西；舟从南去，一月往南；舟从北去，一月往北；常住之舟，见月不动。如是四维十方，尽皆见月。”所以云：“并安千器，千月不同。一道澄江，一月孤影。乃至净水、秽水、清水、浊水，甘甜苦涩咸淡等水，如在于中，一时普现。”经云：“我成道时，见一切众生尽皆成道。”传曰：“诸佛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水净，菩提影现中”。信斯言也。

【妙空和尚注】

雪山肥膩更无杂，纯出醍醐我常纳——雪山有草，名曰忍辱草，曰肥膩；牛若食之，纯出醍醐。此喻圆宗无杂。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举一性即摄一切性，举一法即统一切法。在一法而未尝少；在一切而未尝多。以由无剩法故。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一月，喻于一心。一切水，喻诸世间也。唯心能现于一切处，而终摄于一心也。

【法泉和尚颂】

雪山肥膩更无杂，时雨时风不露根。
莫谓绵绵无一事，曾传消息到王孙。
纯出醍醐我常纳，若非宝器贮应难。
举世何人知此味，寒山抚掌笑丰干。
一性圆通一切性，是性悠悠一即多。
若了一多非一异，一异无来会得么。
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法为主众为宾。
无主无宾即宾主，芥纳须弥不碍人。
一月普现一切水，非迹非遐体自常。
南北东西分影去，亭亭天外有余光。
一切水月一月摄，月不分形水不孤。
时人未透清波路，只道寒光满太虚。

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

【彦琪和尚注】

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还共如来合——众生心内诸佛，念念证真；诸佛心内众生，心心作佛。故云“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全共如来合”也。良由诸佛亲证法身也，众生本具法身也。荆溪云：“众生理具，诸佛成；成之与具，莫不性等。”故云“我性同共如来合”也。故寒山云：“尝闻释迦佛，亲授然灯记。然灯与释迦，祇论前后智。前后体非殊，异中无有异。一佛一切佛，心是如来地”，即其谓也。

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上文曰“一性圆通一切性”，言无碍之性也。一法徧含一切法，言无碍之法也。一月普现一切水，言无碍之喻也。今言一地具足一切地，言无碍之功德也。所言地者，地以能生为义，即初地具足十地功德，故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也。言非色非心非行业者，既一地具足十地功德，其功不可思议，则色心行业不可测度也。非色者，非窒碍之色也。非心者，非觉知之心也。非行者，非迁流造作之行也。非业者，非所作之业也。今为显其法性，所以拈情，故下文以明妙用也。

【妙空和尚注】

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还共如来合——凡圣不二，生佛靡殊，只由我之真性

与如来同，故得法身入我性内。

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圆宗一地具足诸地，非是凡夫、二乘色、心、行业之所能致。

【法泉和尚颂】

诸佛法身入我性，无我无人谩圣凡。
幽径落花红似火，绕门流水碧如蓝。
我性还共如来合，合处非他非自己。
须弥顶上铁船沉，穿耳胡僧暗弹指。
一地具足一切地，行位差别只此身。
历尽僧祇三大劫，今年还似去年贫。
非色非心非行业，戏论言词总不如。
唯有华山潘处士，途中吟望倒骑驴。

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

【彦琪和尚注】

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一弹指顷成就八万法门，一刹那间能灭三祇劫罪也。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今既悟入无生之理，八万四千烦恼转成八万四千清净解脱法门，即超三大阿僧祇劫，此修行功力也。故《楞严经》云：“消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祇获法身”。深可信矣。所言三祇劫，即三阿僧祇劫也。自古释迦至尸弃如来为一劫，尸弃至然灯如来为一劫，然灯至毗婆尸如来为一劫，故云三祇劫也。此事且致（置），祇如禅月云：“禅客相逢祇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如或未知落处，阿谁敢称禅客。

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一切名言、法相、菩提、涅槃、真如、解脱，非有非无，非凡非圣，头数法门，无有穷尽，实非究竟。故云“一切数句非数句”也。药山初参石头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研究。尝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特来礼拜，伏望和尚慈悲开示”。师云：“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若荐得这个因缘，许你出荆棘林，具衲僧眼。故云“与吾灵觉何交涉”也。

【妙空和尚注】

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八万法门，弹指可成。三大祇劫，刹那可灭。

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数乃法数，句即言教。此灵觉之性，非法相、言教可测，亦非非法相言教可得。

【法泉和尚颂】

弹指圆成八万门，八万法门唯一处。
若迷一处谩驰求，一处若明无本据。
刹那灭却三祇劫，一念无生一亦非。

大地尽同银色界，有何岐路不同归。
一切数句非数句，性相分拏万种名。
闭户只言天未晓，不知门外日头生。
与吾灵觉何交涉，千圣真机不易亲。
明州布袋多狂怪，闹中常把示行人。

【竺原禅师注颂】

震法雷，击法鼓，布慈云兮洒甘露。龙象蹴踏润无边，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肥腻更无杂，纯出醍醐我常纳。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上来所供并皆诣实）。

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天下善知识，说法利生之模范也。先以法雷而警悟之，次以法鼓而溥集之，然后以慈云普覆，一雨所润，三草二木各得滋长。故云“龙象蹴踏润无边，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有草，名曰肥腻，更无杂异，白牛食之，纯出醍醐。雪山喻一真境界，香草喻圆修正道，白牛喻智照真理，醍醐喻一乘上味，以明上乘菩萨最初发心便成正觉，圆顿之机念念相应。故言常纳也。只如汾山云：“不如随分纳些些，又作么生？”一性通时则圆通一切性也，一法徧时则徧含一切法也。始知众生本来成佛，同居常寂光土，俱号毗卢遮那；譬如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递相融通，交相涉入，重重无尽，无尽重重。此非表法，唯证乃知。故云“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地者，自证之地，非解会之所能及也。非色者，非窒碍之色也。非心者，非觉知之心也。非行者，非造作之行也。非业者，非所作之业也。乃上根利智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即阿难所谓“不历僧祇获法身”。到者田地，一切性相、百千法门、无量妙义，皆是权机，非究竟法。故云“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

震法雷，击法鼓，
海水奔腾须弥舞。
一毫头上定乾坤，
大千沙界无尘土。

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勿涯岸。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

【彦琪和尚注】

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勿涯岸——毁誉不动者，唯见性之人方能解脱也。未了人，于一切顺境，闻赞誉之言即心生欢喜；于一切逆境，闻毁辱之言即心生忿怒，皆不了语言性空也。达法之士了毁誉之言不可得，与法体相应，犹如虚空勿有涯岸。故云“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勿涯岸也。”

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即是“不离当处常湛然”也。谓此灵觉之性，不离十二时中见闻觉知；若离见闻觉知之外，别求觉性，无有是处。祖师云：“将心觅心，岂非大错。”敢问诸人，阿那个是当处？若向这里觑得破，与十方诸佛同共受用、等无有异；如或不然，

尽是埋没家宝，辜负己灵，随行数墨，谩自推求。古德云：“譬如骑牛讨牛，无有是处”。故云“觅即知君不可见”。

【妙空和尚注】

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勿涯岸——虚空无相，毁赞何施。

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则知君不可覩——昭昭在心目之间，而相不可覩；晃晃于色尘之内，而理不可分。且道：祇今在什么处？师良久云：元来祇在这里。

【法泉和尚颂】

不可毁，天兵魔后徒威美。
慈光照处各归投，清镜观来自惭耻。
不可赞，虚空未省曾离闲。
善吉崑中草不生，憍尸谩把天花散。
体若虚空勿涯岸，秘藏微言莫可诠。
十圣三贤不知处，有时闲挂寺门前。
不离当处常湛然，非是众生非是佛。
蓦然撞倒须弥山，始信从来无一物。
觅即知君不可见，不见须从此路归。
病鸟只栖芦叶下，俊鹰才举博天飞。

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么得。默时说，说时默，大施门开无壅塞。

【彦琪和尚注】

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么得——灵光洞达，无所不遍；诸佛悟之而未曾得，众生迷之而未曾失。传曰：譬如有人，怖空而走，虽则而走，且步步不离于空，于彼求空，了不可得。故云“取不得，舍不得”也。不可得中只么得者，此宗旨当于闻思修体究而得之。经云：“佛告沙门：‘汝处于家昔为何事？’对曰：‘亦常弹琴。’佛言：‘弦缓如何？’对曰：‘不鸣矣。’‘弦急如何？’对曰：‘其声绝。’‘急缓得中如何？’对曰：‘清音普矣’。佛告沙门：‘学道亦然，心若调通，道可得矣。’”故曰“不可得中只么得”也。若是明眼衲僧，应不错举也。

默时说，说时默——默时说者，即是默时常说也。僧问投子：“如何是十身调御？”投子下禅床立。且道说个什么？是知默时常说、说时常默也。如世尊说法，一切经首皆有妙旨，人罕知之。如《金刚经》云：“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又《圆觉经》云：“一时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来光严住持，是诸众生清静，觉知身心寂灭，平等本际，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乃至不二境，现诸净土。”如《楞严经》云：“实时如来敷座宴安，为诸会中宣扬深奥，法筵清众得未曾有，迦

陵仙音徧十方界。”故知默时常说也。说时默者，一大藏教，金口所宣，未曾道着一字。经云：“始从成道夜，终至跋提河，于是二十间，未曾说一字”。且道毕竟是有说、无说耶？所以天衣云：“若言有说，谤如来；若谓不谈，邪见在。”若向这里觑得破，方可称唱宗风、提纲祖令也。

大施门开无壅塞——诸佛出世说法，普令一切众生成佛，为大施主，度脱有情。故云“大施门开”也。乃至西竺诸佛祖，各各说法利乐有情已，至唐土诸祖、天下老宿，巧便施说种种法门。所以雪峰辊球，石巩架箭，天皇餠饼，国师水碗，云门三句，洞山五位，灵云见桃花，法眼透声色，首山新妇，道吾乐神，汾山水牯，汾阳师子，百丈卷席，俱胝一指，皆诸善知识大施门开也。古德云：“尽十方世界是个解脱门，把手拽不入。”有何壅塞耶！故云“大施门开无壅塞”也。

【妙空和尚注】

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么得——道无彼此，人自取舍；但离分别，即如如佛。

默时说，说时默——默时其声如雷，说时无口无舌。

大施门开无壅塞——八字打开，入门相见。

【法泉和尚颂】

取不得，云生电转寰区黑。
临济途中空手回，被人刚唤白拈贼。
舍不得，四方上下皆充塞。
鹭子何知欲弃捐，空惹天花徧衣裓。
不可得中只么得，无叶无根到处生。
昨日开帘随雨过，今朝当路碍人行。
默时说，暗中明，明暗忘来若砥平。
不二法门终演处，毗耶城内似雷声。
说时默，绝夤缘，缩口舌头始解宣。
四十九年无一字，龙宫海藏若为传。
大施门开无拥塞，不厌流泉不爱山。
面对尘灰头似雪，步行骑马过潼关。

【竺原禅师注颂】

不可毁，不可赞（两头俱坐断，一剑倚天寒），**体若虚空没涯岸**（心不负人，面无愧色）。**不离当处常湛然**（壶中别有天），**觅即知君不可见**（剑去久矣，汝方刻舟）。**取不得**（昼见日），**舍不得**（夜见星），**不可得中只么得**（人平不语，水平不流，又云切）。

达道之人心如虚空。大包无外细入无内。非世间毁赞语言之能摇动也。不离当处湛然凝寂。拟欲寻觅蹉过久矣。古云。有心用处还应错。无意求时却宛然。无依无欲无名无字。取不得舍不得。腾腾任运任运腾腾。不可得中只么得。已是八字打开两手分付了也。只为分明极。翻令所得迟。

不可毁，不可赞，
五色麒麟步天岸。
若于言下错承当，

无为犹被金锁难。

有人问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天莫测。吾早曾经多劫修，不是等闲相逛惑。

【彦琪和尚注】

有人问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若或有人问我解何宗旨，报道摩诃般若力也。梵语摩诃，此云大、多、胜，即多含不翻也。梵语般若，此云智慧，即生善不翻也。言摩诃般若者，信解则位齐诸祖，受持则福盖人天。故传云：故知般若是善恶径之导师，迷暗室之明炬，生死海之智楫，烦恼病之良医，破邪山之大风，敌魔军之猛将，照幽途之赫日，警昏识之迅雷，扶愚盲之金篦，沃渴爱之甘露，截疑网之慧剑，给孤乏之宝珠。若般若不明，万行虚设。故云“摩诃般若力”也。

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天莫测——般若之力既得现前，以大悲心入鄽垂手，接物利生，纵横应用，种种施为，皆为佛事；譬如耆婆揽草，信手拈来皆为妙药。故经云：“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故云“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天莫测”也。

吾早曾经多劫修，不是等闲相逛惑——永嘉白云：我今于法受用，得其自在，莫非宿有般若种性，岂是今等闲之事！尝试论之曰：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今永嘉纔往曹溪，便悟般若，能说法利人耶？假使有人致难问我，我即报言：吾非今生一世所修，乃至非三四五劫修习般若。故云“多劫修”也。既是多劫修习，非是等闲以言欺逛惑乱汝等。故云“不是等闲相逛惑”也。

【妙空和尚注】

有人问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摩诃，梵语，此云大多胜。般若，此云智慧。我宗以无上般若为宗。言力者，以其能破一切尘劳也。

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天莫测——达道之士，纵横妙用，无非佛事；天尚不可测，何况于人乎？虽然如此，也须实到此田地始得。

我早曾经多劫修，不是等闲相逛惑——然此等事，诚非小缘。吾今得之，非一生一劫能修证，盖于多劫勤苦，岂可等闲而相逛惑耶！师恐后昆信根浅劣，故说此辞。

【法泉和尚颂】

有人问我解何宗，不惜眉毛略为通。
东岭云生西岭白，前山花发后山红。
报道摩诃般若力，古□今佛真秘密。
谢三本是钓鱼人，□得溪求脚不□。
或是或非人不识，不识伊家更是谁。
换面改头如幻化，□□□□等闲□。
逆行顺行天莫测，更无仪范作规箴。

黄輿岂可穷边际，徒把折锥候浅深。
吾早曾经多劫修，因修乃证无生力。
痴人求道不修行，还似蒸沙望充食。
不是等闲相诳惑，从来真伪岂相干。
虎皮羊质知多少，要识真金火里看。

【竺原禅师注颂】

默时说(上是天)，说时默(下是地)，大施门开无壅塞(天倾西北地陷东南)。
有人问我解何宗(日高树影重)，报道摩诃般若力(雨落地下湿)。或是或非人不识
(识得不为冤)，逆行顺行天莫测(贼是小人智过君子)。吾早曾经多劫修(不风流处
也风流)，不是等闲相诳惑(要识一贯两个五百)。

善说者，无义路与人寻；善默者，无寂灭与人守。南堂和尚云：“为宗师者须
会无情说法与有情说法无异。”有情者，天人群生也。无情者，土木瓦石也。作么
生见得无异底道理？于此着得一只眼，方知尘说、刹说、炽然说、无间歇。即今
森罗万象，情与无情，浩浩地宣扬，汝还闻么？经云：“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
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可谓“大施门开无壅塞”。或有人问是何宗
旨，得恁么奇特？但向他道摩诃般若力。(咄！)，切忌错举。或是或非，或逆或
顺，天莫测，况于人乎！永嘉自云：吾从多劫修习般若，不是等闲欺诳惑乱于人。
汾山云：“生生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信不诬矣！

默时说，说时默，
万象森罗同一舌。
世出世间绝异同，
尘说刹说炽然说。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第一迦叶首传灯，二十八代西天
记。

【彦琪和尚注】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诸佛出世以至天下老和尚出世，皆是
建大法幢，竖立宗旨也。明明佛敕曹溪是者，祖师从西土至此，道传至六祖，其
所建立已成法席矣。非独诸佛冥加、宿受记莂而引弘大事，乃从我佛释迦如来亲
传心印，至曹溪。故云“明明佛敕曹溪是”也。所言法幢者，幢以建立为义也，
故知建立法幢，实非小缘。诸佛出世为一大事因缘，皆为此也；无量菩萨带果行
因，亦为此也；诸二乘人内藏菩萨行，外现是声闻，亦为此也；以至梵王前引，
帝释后随，亦为此也。诸经皆以一法为主，众法为伴，递相建立也。故下文明西
竺此土建立法幢之义。

第一迦叶首传灯，二十八代西天记——始自世尊灵山会上，以青莲目瞬视，
迦叶微咲，“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诃大迦叶”，是最初传法，故云首传灯也。二
十八代西天记者：初祖迦叶传二祖阿难，阿难传三祖商那和修，修传四祖优婆塞
多，多传五祖提多迦，迦传六祖弥遮迦，迦传七祖婆须密，密传八祖佛馱难提，
提传九祖伏馱密多，多传十祖胁尊者，尊者传十一祖富那夜奢，奢传十二祖马鸣，
鸣传十三祖迦毗摩罗，罗传十四祖龙树，树传十五祖迦那提婆，婆传十六祖罗睺

罗多，多传十七祖僧伽难提，提传十八祖伽耶舍多，多传十九祖鸠摩罗多，多传二十祖闍夜多，多传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头传二十二祖摩拏罗，罗传二十三祖鹤勒那，那传二十四祖师子，子传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多传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多传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罗传二十八祖菩提达磨，故云二十八代西天记也。

【妙空和尚注】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自达磨西来，相传至曹溪六祖。达磨云：“吾本来此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我此宗，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立此宗旨，实非小缘；若非承佛记莛，安能如是？

第一迦叶首传灯，二十八代西天记——佛于灵山会上，以正法眼藏分付迦叶。迦叶付阿难，祖祖传授，以至二十八祖菩提达磨。此西天记也。

【法泉和尚颂】

建法幢，灵山榜样更无双。
髻角女儿戴席帽，手携筇杖过寒江。
立宗旨，左凹右凸谁相委。
海门船子过扬州，八臂那咤好似鬼。
明明佛敕曹溪是，□□□处是曹溪。
日日日从东畔出，朝朝鸡向五更啼。
第一迦叶首传灯，粪埽为衣自知足。
只因起舞泄天机，直至而今遭□□。
二十八代西天记，不恋幽崑共入尘。
杖子一枝无节目，殷勤分付夜行人。

【竺原禅师注颂】

建法幢(好肉剜疮)，**立宗旨**(敲骨取髓)，**明明佛敕曹溪是**(且道是个什么)。
第一迦叶首传灯(谢三郎不识四字，罪头元来是你)，**二十八代西天记**(相随来也，又云递相钝置)。

原夫灵源湛寂，法海渊深，本无名相之殊，安有圣凡之异？良由劳生自信不及，随业漂流，旷劫升沉，荡而忘返。故我大觉世尊，运同体悲，作不请友，为此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假设种种言说、种种权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如将蜜果子换彼苦葫芦也。故云“建法幢，立宗旨”。法者，本有之法。幢者，高显为义，如标帜也。宗旨者，众多所宗，而悟明心地，如星之拱北，水之朝东也。明明佛敕曹溪是者，衣止不传，法周沙界。第一迦叶首传灯者，世尊于涅槃会上，因大梵天王献金色波罗华于佛，舍身为床座，请佛说法。佛拈此华，普示大众，百万人皆罔措，唯迦叶一人领旨。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于汝，以为教外别传之旨”。故云首传灯也。从此祖祖相承，心心相印。二十八代西天记：初祖迦叶，二祖阿难，三祖商那和修，四祖优波鞠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弥遮迦，七祖婆须密，八祖佛驮难提，九祖伏驮密多，十祖胁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马鸣大士，十三祖迦毗摩罗，十四祖龙树，十五祖迦耶提婆，十六祖罗睺罗多，十七祖僧伽难提，十八祖伽耶，十九祖鸠摩罗多，二十祖奢耶多，二十一祖婆修盘头，二十二祖摩拏罗，二十三祖鹤勒那，二十四祖师子，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密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二十八祖菩提达磨，故云二十八代西天记者是也。

建法幢，立宗旨，
东土祸根从此始。
毒流四海浪滔天，
何啻遇大风而止。

法东流，入此土，菩提达磨为初祖。六代传衣天下闻，后人得道何穷数。

【彦琪和尚注】

历江海，入此土，菩提达磨为初祖——梵语菩提达磨，此云觉法，西竺为二十八祖，此土为初祖。本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太子也。遇二十七祖，祖知其密迹，发明心要，乃记之曰：“未可远游，且止南天。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震旦，大兴佛事。汝至南方勿住，彼唯好有为功业，不见佛理。汝纵到彼，不可久留。听吾偈云：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凄凄暗渡江。日下可怜双象马，二株嫩桂久昌昌。”师在本国，以知见力破彼六宗异见法师，令其舍小皈大：一有相宗，二无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无得宗，六寂静宗。各封己解，别展化源，聚落峥嵘，徒众甚盛。大师乃喟然叹曰：“彼之一师已陷牛迹，况复支离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缠邪见。”一一说其宗旨，各自知无所皈，然后返本悟入。大师学该三藏，尤专定业，排不知也。师自南天竺泛海，经涉三年，时普通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广州。刺史萧昂表闻武帝，帝览奏，遣使赍诏迎请。十月一日至金陵。诏迎至金陵，帝问：“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师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师曰：“不识。”帝不领悟。师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居于洛阳。后当魏孝明帝大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测之。即禅宗初祖也。

六代传衣天下闻，后人得道何穷数——大师既少室九年，未卜知音。时有僧神光者，旷达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览群书，善谈玄理，每叹曰：“孔老之教，礼术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近闻达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遥，当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参承。师常端坐面壁，莫闻诲励。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一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达明，积雪过膝。师悯而问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悲泪曰：“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师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光闻师诲励，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师前。师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遂易名曰慧可。光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师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汝安。”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既从此悟入，即为二祖也。所云六代传衣者，二祖既得之初祖，皆以衣盂相传。初祖自西竺传衣东土，以表其信，至曹溪六祖，其道已行，便不传衣，唯传法也。达磨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忍传能。能即曹溪六祖大师也。其道盛行于世，谓之六代传衣天下闻也。自后得道者不可胜数。故云“成佛作祖者匝地普

天，参禅学道者如麻似粟”。故云“后人得道何穷数”也。

【妙空和尚注】

历江海，入此土，菩提达磨为初祖——在西天，则迦叶为初祖。在此土，则达磨为初祖也。

六代传衣天下闻，后人得道何穷数——达磨初至此土，而此土众生信根尚浅，故以衣表信。至六祖，则观众生根器已熟，则止衣而不传，但以心相印授耳。自此后，得道者迨今洋洋，焉可胜数！

【法泉和尚颂】

入此土，信机缘，五叶花开岂偶然。
无圣廓然人不会，九年孤坐鼻撩天。
菩提达磨为初祖，谩道西来欲付衣。
却羡梁王真慷慨，寒江趁过不容归。
六代传衣天下闻，表法聊将记宗旨。
当时放下勿諠讹，何事人来提不起。
后人得道何穷数，不是唯从岭外来。
须信春阳及万物，高低花木一时开。

【竺原禅师注颂】

法东流(祸胎生也)，入此土(猛虎当路)，菩提达磨为初祖(珊瑚枝上走玉兔)。
六代传衣天下闻(闻名不如见面)，后人得道何穷数(甜瓜彻蒂甜，苦瓠连根苦)。

梵语菩提达磨，此云觉法，西竺为二十八代祖，此土为初祖。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太子也。遇二十七祖，知其密迹，发明心要，乃记之曰：“未可远游，且止南天。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震旦，大兴佛事。汝往南方勿住，彼唯好有为功业，不见佛性。汝纵到彼，不可久留。听吾偈曰：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凄凄暗度江。日下可怜双象马，二株嫩桂久昌昌。”师在本国，破彼六宗邪解，自南天竺泛海，经涉三年，时普通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广州。刺史萧昂表闻，武帝诏至金陵。帝问：“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无数，有何功德？”师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曰：“对联者谁？”师曰：“不识。”帝不领悟。十月十九日，潜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阳。当后魏孝明帝太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测之。即禅宗初祖也。后九年，时有僧神光者，旷达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览羣书，善谈玄理，每叹曰：“孔老之教，礼术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近闻达磨大师住止少林。至人不遥，当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参承。师常端坐面壁，莫闻诲励。光自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达明，积雪过膝。师悯而问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悲泪曰：“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羣品。”师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光闻师诲励，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师前。师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身。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遂易名慧可。光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师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光曰：“我心未宁，乞师安心。”师曰：“将

心来，为汝安。”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从此悟入，为二祖也。二祖得之于初祖，皆以衣盂相传。磨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忍传能，乃曹溪六祖大师也。至此不传其衣，但传其道。自是以后，成佛作祖者水涌山出，梵刹招提碁分星布。故云“后来得道何穷数”。

法东流，入此土，
开天门，辟地户。
利人天，成佛祖，
拟思量。何劫悟。

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门元不着，一性如来体自同。

【彦琪和尚注】

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空——真既不立，妄亦本空。良由真妄本无自性，因真立妄，因妄立真。古德云：“单真不立，独妄难成也”。有无双遣者，有无亦相待而立，今既双遣，不空亦空也。故云有无双遣不空空也。此之数句，大师欲显其法，故双拈真妄有无之情尔。

二十空门元不着，一性如来体自同——二十空门者，如来破二十种执有之见，因成二十空名。故《大般若经》云：“所谓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虽有二十空名，其体即一法也。今明法性之理不同二十之空，故云元不着也。一性如来体自同者，迥出外道六十二种异见，即与般若涅槃妙心冥合，故云体自同也。

【妙空和尚注】

真不立，妄本空，有无共遣不空空——真妄有无皆对待法。真若不立，则妄何由生？有无既遣，则能遣之空亦遣。故曰不空空。

二十空门元不着，一性如来体自同——二十空，本出《大般若经》。空只是一也，为破二十种有故，立二十空，此空亦空，性相双融，即与如来体性同也。

【法泉和尚颂】

真不立，白驹未似流波急。
当日文王却识珍，卞和堪笑空垂泣。
妄本空，游子思乡岁已穷。
举足是家归便得，何劳流恨向西风。
有无俱遣不空空，若欲存空还是碍。
山人去后老猿啼，茅屋空来白云在。
二十空门元不着，真妄悠悠病已除。
一经云人不到，千崑万壑绕吾庐。
一性如来体自同，同中无路任西东。
井底虾蟆吹鼓角，门前露柱笑灯笼。

【竺原禅师注颂】

真不立(天晴日头出)，妄本空(日高花影重)，有无俱遣不空空(顶门只眼亚双瞳)。二十空门元不着(虚空放出辽天鹤)，一性如来体自同(闽蜀同风)。

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因妄有生，因生有灭，生灭名妄，灭妄名真。真既不立，其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亦空。昔如来破二十种执有之见，因成二十空名。今明一性之理不同二十之空，故云元不着也。一性如来体自同者，迥出外道异见，即与般若妙心冥合，故云体自同。

真不立，妄本空，
一句全提不露锋。
西磳水流东磳水。
南山烧火北山红。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

【彦琪和尚注】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心是根者，根以能生为义，良由此心能生一切善、不善法，故名根也。法是尘者，法虽能轨持万物，犹如妙药，病若愈，则药必无用，故法是尘也。此之二法皆有窒碍，使人心光不能透漏，如镜上之痕也。所以云“根尘相对，翳障心光，返本明心，良由此也”。

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亡性则真——痕垢若尽，心法双亡，自然心光透脱，明见佛性也。古德云：“一翳在眼，空花遍界。一妄在心，河沙生灭。翳消花尽，妄灭证真。病差药除，冰消水在。灵丹一颗，点铁成金。至理一言，转凡为圣。”故云性即真也。

【妙空和尚注】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心与法、根与尘，皆对待而生，曾非实性。于实性中，有此二种，如镜上尘垢也。

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亡性则真——痕垢净尽，则镜光无碍。心法消亡，则真性廓然。此自然之理明矣。

【法泉和尚颂】

心是根，暗耸斜蟠已露痕。
直下可怜人不见，空将枝叶付儿孙。
法是尘，一点才生即丧真。
勿谓名中无实义，纷纷全露本来身。
两种犹如镜上痕，障覆灵明类心垢。
山河大地勿丝毫，谁挂高台辨妍丑。
痕垢尽除光始现，孤明独露大千寒。
无尘未许传衣钵，弄影须知不易观。
心法双忘性即真，真性非无亦非有。
少林几度暗思量，维摩未敢轻开口。

【竺原禅师注颂】

心是根(一翳在眼)，法是尘(空华乱坠)，两种犹如镜上痕(打破镜来却许相见)。痕垢尽时光始现(一心不生万法俱息)，心法双忘性即真(此去汉阳不远)。

人禀真如自性，假名曰心，从心受法曰尘。缘真如不守自性，能随染净缘，故云“心是根，法是尘”。此两种犹如古镜上之痕垢，笼罩光明，不得发露，故云“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古德云：“一翳在眼，空华徧界。一妄在心，河沙生灭。意销华尽，妄灭证真”。故云性即真也。

心是根，法是尘，
八两元来是半斤。
笑把两头俱拽脱，
螭螟眼里跨麒麟。

嗟末法，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

【彦琪和尚注】

嗟末法，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嗟即叹辞也。世尊出世，转大法轮，利益有情，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大师出世，正当像法，早嗟叹如此，即今则可知矣。故云“嗟末法，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也。末世弘道，不明大旨，各守门庭，互相坚执，尽为法病。故下文可见也。

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去圣遥远，邪见转深，于正法中返生怨害。是以达磨西来，击齿服毒，圣师尚尔，岂况人师耶！诸佛出世，莫不兴慈运悲，接物利生。魔强法弱而于圣心不知恩德，况今天下升平日久，国王大臣受佛付嘱，弘护三宝，诸方法席兴盛。出家之士当起难遇之心，参寻知识，决择生死，以求出离，报答四恩，即其宜矣。然而其中有虽学佛法、不知有教外别传者，亦有之也；有身居贵位，忘宿世所修，而于佛法为其障碍者，必有之也；有虽传持佛法，各以宗派不同，互相攻击者，亦有之也。此皆为法门魔事，尽非通人。若是本分当人，必不如是。故圭峯云：“诸宗门下，皆有达人，然各安所习，通少局多。以承禀为户牖，各自开张；以经论为干戈，互相攻击。情存函矢而迁变，法逐人我以高低。致使是非纷拏，莫之辨析”。故云“魔强法弱多怨害”也。

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如来唯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世有魔王，虽与佛同时而不信有圆顿法门，闻佛所说，悉皆毁谤，恨不灭除、令如瓦碎也。世人有无大乘根性者，亦不信有悟入法门，而于释门身虽出家，尚自不信，故有之也。古德云：“不可向翳目人前说空中无花，不可向狂病人前说面前无鬼，空废语言，应不信受。直须目净心安，当自知矣”。

【妙空和尚注】

嗟末法恶时世，众生薄福难调制——入末法，人多放逸也。

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去圣遥远，邪见转深；闻此圆宗，多生憎疾。达磨尚遭击齿，况今之世耶！

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弃本逐末，执于事相；闻说顿法，即

欲灭除。

【法泉和尚颂】

嗟末法，背真风，触物昏迷若騃童。
空立三车火宅外，何时同到四衢中。
恶时世，近三灾，烦恼众生唤不回。
刀兵饥馑千般苦，尽是人心造出来。
众生薄福难调制，险诤奔腾若蹕猿。
岸树欲崩鱼小水，悲哉不悟昔人言。
去圣远兮邪见深，我慢缠绵昧真佛。
导师悲济几辛勤，爱河暂出还沉没。
魔强法弱多怨害，善恶虽殊佛性同。
好向此时明自己，百年光影转头空。
闻说如来顿教门，半笑半瞋情不悦。
一朝归去见慈亲，方知自昔同家业。
恨不灭除令瓦碎，真空无相谩参辰。
蚍蜉可笑不量力，欲鼓微风撼大桩。

作在心，殃在身，不须冤诉更尤人。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

【彦琪和尚注】

作在心，殃在身，不须怨诉更尤人——世人所造无量无边之业，皆妄心所作，故云“作在心”也。所感无量苦果，地狱、畜生、饿鬼种种等形，受种种苦。古德云：“负鞍衔铁为谁来，昔时祇为行心错”。故云殃在身也。皆是自作自受，非他人所致，故云不须冤诉更尤人也。世间之苦乃止一世，地狱之苦无有穷尽，剑树刀山，种种不可说苦，此方受尽，世界坏时，更移他方地狱受罪，报尽更生畜生驴马，皆非别人，唯自作自受也。

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谤法之罪，非小过也。毁般若罪业，皆落地狱，亦非轻计。地狱皆无间地狱，即极重狱也。时数久远，皆论劫数。谤法报非一，具如藏经所载，或为九头龟，或患白癞疾等。良由十方诸佛出世，悉皆赞叹一乘妙法，十方诸佛由证法故，得成无上正等菩提。今却返谤，其罪宜矣。故云“莫谤如来正法轮”也。

【妙空和尚注】

作在心，殃在身，不须怨诉更尤人——心毁正法，身陷阿鼻，自作自受，岂从人得也！

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杀父、杀母，求佛忏悔，谤佛、谤祖，何处忏悔？

【法泉和尚颂】

作在心，何大错，如将金弹逐飞雀。

无明郎主恣贪瞋，用尽家财浑不觉。
殃在身，难脱离，到此徒分愚与智。
痛楚酸寒百万般，父子虽亲不容替。
不须怨诉更尤人，自智不明乃昏塞。
菩提烦恼旧无根，只在回心一顷刻。
欲得不招无间业，若论无间酷难当。
不唯谤法独沉此，六贼危人更可防。
莫谤如来正法轮，匱法因缘苦难究。
纵经空劫寄他方，此界成时复来受。

【竺原禅师注颂】

嗟末法。恶时世(阔八尺长丈二)。众生福薄难调制(真不掩伪)。去圣远兮邪见深(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魔强法弱多冤害(脑后见腮莫与往来)。闻说如来顿教门(成者自成)。恨不灭除如瓦碎(坏者自坏)。作在心(多喜少瞋)。殃在身(少喜多瞋)。不须冤诉更尤人(眼底无筋一世贫)。欲得不招无间业(识法者惧)。莫谤如来正法轮(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

者一段意。永嘉嗟叹末法中时节恶薄。纯朴既散嚣浮日盛。薄福众生不务道德。如狂象奔驰难制伏也。何况诸大圣人们过去已远。邪见转深。于正法中返生冤害。如达磨落齿服毒。二祖被害。圣师尚尔况后人乎。或有学者各局己解各禀师承。彼此干戈互相攻击。得少为足自不知非。闻说如来圆顿大教法门。返以为非。恨不灭除瓦解冰销。所以因此妄心。所造无量无边黑业如影随形。故云殃在身。所感无量无边苦果皆是自作自受非他人之所致。故云不须冤诉更尤人。谤法之罪如经具明。欲得不招无间重业。休谤如来正法轮。正法者十方如来悟此而成无上正等正觉。六道异类迷此而轮转三涂。天龙护持。谤而不信则其罪可知矣。

嗟末法，恶时世，
不信如来第一义。
身心碌碌不知非，
苦海茫茫自沉坠。

旃檀林，无杂树，郁密森沈狮子住。境静林间独自游，走兽飞禽皆远去。

【彦琪和尚注】

旃檀林，无杂树，郁密深沉狮子住——旃檀林，喻一真妙境。无杂树者，无小机权位之杂也。郁密森沉者，郁密即繁茂之##也，森即幽##之##也。狮子住者，以喻法性之境，唯大乘菩萨所住，人天小机即不能知。故知无上般若唯接上根上士，中下之机卒难悟入。故云“旃檀林，无杂树，郁密森沉狮子住”也。

境静林闲独自游，走兽飞禽皆远去——无为大道，唯大乘菩萨履践，诸小乘人与诸权位行人不能措足。狮子喻大乘菩萨也。走兽飞禽喻人天二乘小机也。是以法华五千退席，不任此事。一真妙境，唯上士所游，中下之流卒难摸索。故云“境静林闲独自游，走兽飞禽皆远去”也。

【妙空和尚注】

梅檀林，无杂树，郁密森沉狮子住，境静林闲独自游，走兽飞禽皆远去——梅檀，乃西天之树，此云与乐。此标生处，荆棘并无，故喻大乘一真境界，纯一无杂。狮子乃喻法中王也。然此境界，唯大法王之所居，而于小乘不能栖泊。故云“走兽飞禽皆远去”也。

【法泉和尚颂】

梅檀林，极目萧萧一径深。

游子几闻香扑鼻，等闲失却本来心。

无杂树，叶叶枝枝同雨露。

执热行人唤不归，四时空把青阴布。

郁密森沉狮子住，举目长腾百丈威。

遗迹不交林外见，更容何物此中归。

境静林闲独自游，不住不行亦不倚。

[毯-炎+瑟][毯-炎+瑟]金毛才拂时，无限清风随步。

走兽飞禽皆远去，四顾寥寥一境空。

岂是从来无侣伴，为他毛色不相同。

【竺原禅师注颂】

梅檀林(举一不得举二)，无杂树(放过一着，落在第二)，郁密森沉狮子住(手把夜明符，几个知天晓)。境静林闲独自游(行人更在青山外)，走兽飞禽皆远去(万里望乡关)。

梅檀林喻一真法界，唯此一事实；无杂树者，余二即非真。盖一乘菩萨境界，非二乘小机所能杂也。郁密森沉狮子住，即《法华》云：“深固幽远，无人能到。到则山青水绿，不是人间”。唯接上根，中下之机卒难悟入。境静林闲独自游，盖狮子游行，不求伴侣，等闲哮吼一声，直得百兽脑裂。故云“走兽飞禽皆远去”。即法华退席者是也。

梅檀林，无杂树，

大用现前只者是。

鸟窠拈起布毛吹，

会通当下便悟去。

师子儿，众随后，三岁便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虚开口。

【彦琪和尚注】

狮子儿，众随后，三岁便能大哮吼——所言师子儿者，喻菩萨初发心时，即便成等正觉也，超过声闻缘觉诸小乘众，故云众随后也。三岁即表见性之人圆修三法也。智者云：“空也者，泯一切法也；假也者，立一切法也；中也者，妙一切法也。空不定空，空处当体即空即假；假不定假，假处当体即空即中；中不定中，中处当体即空即假。此之三法，不纵不横，不并不别。一处常三，三处常一。所以云‘三谛三观三非三，三一三无所寄。谛观名别体复同，是故能所二非一’

也”。悟入之士，圆证三法，所说法门皆中道实相。故云“三岁便能大哮吼”也。

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虚开口——野干喻凡夫二乘也。师子喻大乘菩萨也。菩萨之人深悟法性，从初发心便成正觉，所说法门悉皆称性也。二乘、凡夫、诸权位人，不能明见佛性之者，所说不明究竟实相之理，犹如百千妖怪虚开口，终无所益也。故云“百千妖怪虚开口”。

【妙空和尚注】

狮子儿，众随后，三岁便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虚开口——狮子之儿，纔生三岁，便能哮吼。而野干异兽欲逐效之，虽千百年，但妖怪之声。小乘人，积行累功，纵经千万劫，终不能至无为地。如来出世，便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而永嘉大师一宿曹溪，又岂假长劫积行矣！比喻大乘之人，一念发真归源，则直入如来地，而小乘人积行也。

【法泉和尚颂】

师子儿，奋振全威也太奇。
入窟藏身独得妙，从来不许象王知。
众随后，牙爪难藏威已就。
空山游戏有多端，翻身一掷无新旧。
三岁便能大哮吼，种性无差势力全。
坐断东西无过路，巍巍长在碧崑前。
若是野干逐法王，林下山边谩来去。
狐假虎威徒自欺，才逢本色还惊惧。
百年妖怪虚开口，灭智灰身若暂闲。
争似毗蓝园树下，才生四顾绝追攀。

【竺原禅师注颂】

师子儿(出窟了也)，众随后(捕影追踪)，三岁便能大哮吼(不许夜行，投明须到)。若是野干逐法王(字经三写)，百年妖怪虚开口(乌焉成马)。

所言师子儿者，喻菩萨初发心时便成正觉，超过声闻、缘觉诸小乘众。故云众随后也。三岁表见性之人圆修三法，即空假中也。空者泯一切法，假者立一切法，中者统一切法。空不定空，空处当体即中即假；假不定假，假处当体即空即中；中不定中，中处当体即空即假。此之三法不纵不横，不并不别，一处常三，三处常一。所以云“三谛三观三非三，三一一三无所寄。谛观名别体复同，是故能所二非二。”悟入之士，圆修三法，所说法门皆中道实义，故云“三岁便能大哮吼”。二乘凡夫诸权位人，不能明见佛性，所说未实，开口终无所益也。故云“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虚开口”。

师子儿，众随后，
一句当机绝朕兆。
有时拈出示时人，
眨得眼来先蹉了。

圆顿教，勿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常

坑。

【彦琪和尚注】

圆顿教，勿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圆谓圆满；顿非渐次也；教者効也。圣人备下文言，论理化物为义也。圆顿之教，不假渐次，超入佛境。传曰：譬如太子具王义之德，迦陵超众鸟之音也。勿人情者，勿犹众也，一切众生若有疑情不决，直须明了；此非世间之学，为生死事大，实非容易。故下文文明其因果也。

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此是永嘉自谓也。岂是山僧逞人我之心，切恐未来之际，一切众生于法门中发心修行，错悞用心，堕落断常二见。此之二见能陷人，故名之为坑，如世坑塹也。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不出此见。故《法华经》云：“若有若无等，依止此诸见，具足六十二。”即其义也。

【妙空和尚注】

圆顿教，勿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当仁不让，有疑须辩。

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师不好辩，贵在证人，去于邪见，勿落有无。

【法泉和尚颂】

圆顿教，全龙出海休笼罩。
霹雳才轰雨似倾，无限人天梦中觉。
勿人情，若着人情道不成。
南阳国老区区甚，只蹋毗卢顶上行。
有疑不决直须争，真是真非离烦恼。
终朝古路唤人行，无奈迷徒恋荒草。
不是山僧逞人我，为法忘躯正此时。
不向邪兵挥智刃，髻珠无赖有谁知。
修行恐落断常坑，若落此坑难出离。
今朝打鼓为三军，动着干戈还不是。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厘失千里。是则龙女顿成佛，非则善星生陷堕。

【彦琪和尚注】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厘失千里——非不非是不是者。乃明是非之相分明。不可错乱也。非岂不是非乃真非也。是岂不是是乃真是也。虽则是非无主。不可瞞肝佛性笼统真如也。差之毫牦失千里者。毛中长者曰毫。牦者十牦为一毫。若差之毫牦之间。则失之千里万里。故下文深明是非之相也。

是则龙女顿成佛，非则善星生陷坠——龙女善星者。明显是非之相也。昔日灵山会上有一龙女献佛宝珠。世尊受之而为说法。悟无生忍即往南方无垢世界坐宝莲华成正觉。号华严如来也。非则善星生陷坠者。昔有比丘名曰善星。念得

十八香象驼经。生身活陷地狱。谓不见佛性说法返成谤渎。故则有所警策也。

【妙空和尚注】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厘失千里。是则龙女顿成佛，非则善星生陷坠——世人。只知是非无主。殊不知有真是真非也。故法华经云。智积问文殊。仁者往龙宫说法。化人几何。文殊曰。有娑竭罗龙王一女。年八岁。智能利根。能至菩[01]萨。忽然之间。众会皆见。此女化成男子。具菩萨行。即往南方世界。坐宝莲华。成等正觉。楞严经云。琉璃大王。善星比丘。琉璃为诛瞿昙种姓。善星妄说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罪福立见。是非昭然。岂可颠预佛性。儻侗真如。

【法泉和尚颂】

非不非，看取灵苗未发时。
大鹏举翼摩霄汉，肯学寒蝉恋死枝。
是不是，西家置得东家地。
中心树子若属君，不用波波寻四至。
差之毫厘失千里，非是相交昧己灵。
石火一挥天外去，痴人犹望月边星。
是即龙女顿成佛，修行不待历三祇。
今人可叹多迷妄，日到南方自不知。
非即善星生陷坠，因果都忘昧正知。
轮王种族无高下，死生何事不同岐。

【竺原禅师注颂】

圆顿教(相逢不拈出，举意便知有)，勿人情(眼生三角，头峭五岳)，有疑不决直须争(返蚁难寻穴，归禽易见窠)。不是山僧逞人我(我唤作火，汝不得唤作火)，修行恐落断常坑(海上阵云横)。非不非(古之今之)，是不是(今之古之)，差之毫厘失千里(猛虎入闹市)。是则龙女顿成佛(无云生岭上)，非则善星生陷坠(有月落波心)。

圆顿者，非渐次也。教者，载道之器也。勿人情者，为生死事大因缘，非世间常情之比，须是洞悟诸佛心宗，透彻衲僧巴鼻，两眼相对，针芥相投，方有少分相应。若有纤疑未尽，直须决问。昔无尽居士始参东林照觉总禅师，得平实之旨，自谓百了千当。及见兜率悦问：“侍郎于心不欺，吾宗门有一千七百则机缘，还有疑不？”无尽云：“其余无，疑德山托钵因缘而已。”悦云：“于此有疑，其它安得无疑？只如德山末后句是有是无？”无尽云：“有。”悦大笑归方丈。无尽一夜疑着，至五更起来，踏翻脚凳，忽然大悟。天晓呈偈云：“鼓寂钟沉托钵回，岩头一拶语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记来。”悦方许可。自此如倚天长剑，谁敢当锋。永嘉自谓不是山僧逞人我之心，切恐后人错用身心，堕落断常二见。能陷人故，名曰坑。非不非，是不是，乃明是非之相分明，不可错乱也。非岂不是非，乃真非也。是岂不是是，乃是真是也。不可瞞肝佛性、儻侗真如。故云差之毫厘失千里。是则龙女顿成佛，非则善星生陷坠，重明是非之相也。昔日灵山会上，有一龙女，献佛宝珠，世尊受之而为说法，悟无生忍，即往南方无垢世界，坐宝莲华，成等正觉，号华严如来。又有比丘名曰善星，念得十八香象驼经，不解佛意，生身溺陷地狱，谓不明佛性返成谤渎。故引以警后人也。

圆顿教，勿人情，
翻身踏倒涅槃城。
威音那畔至今日，
一段风光画不成。

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来苦诃责，数他珍宝有何益。从来蹭蹬觉虚行，多年枉作风尘客。

【彦琪和尚注】

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今欲明无相之功，先明有相之理。大师少时历诸讲肆，听集天台智者教观，深于经论，积学博问也。先德云：“五夏已前，精研律部，大明经论。然后参寻知识，决择生死。”乃入道叙也，非宿有乘种愿力，罕能全此。从上诸圣莫不皆然。达磨祖师学该三藏，尤专定业，非不知也。后之学者不能及此，返为谤说，深不可也。譬如筌蹄有获鱼兔，既获鱼兔，筌蹄可忘。下文可见也。

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一经论之学岂有过失？乃我佛如来金口所说，于无量国中，乃至名字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故知教不迷人、人自迷教也。古德云：“看经须具看经眼。眼若不明，返为名相所眩”。不穷心地，一向多闻。所以云“纵多学，也成贪，那个回头解自惭。伶俐枉作他乡客，本分门风不荷担”。譬若入海算沙徒自困尔。

却被如来苦诃责，数他珍宝有何益——如来诃责多闻之士，虽则多闻，不获修证。经云“如人数他宝，自无半钱分”也。既非己宝，数至终日，虽知数量，不得受用，于己有何益也！所以云“譬如终朝说药，而自困于沉痾；有若长年问程，而不动跬步。得鱼忘筌者，罕遇其士；执指为月者，实繁有徒”。即其义也。

从来蹭蹬觉虚行，多年枉作风尘客——从来者，从无始来也。蹭蹬者，行不进之##也。虚行者，未有地头而虚行也。从无始已来以至今日，经生死险道，徒自困疲，于涅槃路上未曾踏实，故云觉虚行也。多年枉作风尘客，譬如世人飘蓬，南北千里，家乡转远，枉作风尘之客也。古德云：“门前无限路，谁是到家人？”

【妙空和尚注】

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师初学天台经。

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来苦诃责，数他珍宝有何益——不明本心，徒劳分别，滞于文字之中。

从来蹭蹬觉虚行，多年枉作风尘客——背觉合尘，自可悲叹。

【法泉和尚颂】

吾早年来积学问，寸阴长恨急难留。
源源恰似寒溪水，不到沧溟肯便休。
亦曾讨疏寻经论，念世期为破暗灯。
愤悱欲穷沙数义，岂知无说是真乘。

分别名相不知休，犹如隔云望天日。
相尽名亡真示君，新罗附子金州漆。
入海算沙徒自困，只为惺惺转不堪。
唯有文殊知此数，前三三与后三三。
却被如来苦诃责，驰求外物几时停。
衣珠无价虽然在，争奈昏昏醉未醒。
数他珍宝有何益，自己家财却弃捐。
两手擎来如得用，不须辛苦走山川。
从前蹭蹬觉虚行，直到天南及天北。
几回绿水青山边，撞着祖师还不识。
多年枉作风尘客，去日衣衫半不存。
咫尺故园归未得，慈亲空倚日斜门。

【竺原禅师注颂】

吾早年来积学问(贫人思旧债)，亦曾讨疏寻经论(不是苦心人不知)。分别名相不知休(愁人莫向愁人说)，入海算沙徒自困(说向愁人转见愁)。却被如来苦诃责(一状领过)，数他珍宝有何益(死款难翻)。从来蹭蹬觉虚行(脚下点地)，多年枉作风尘客(要知山下路，但问去来人)。

此永嘉自叙少年历诸讲肆，听习天台教观，深明经论，精严律部，然后参寻知识，决择生死，非宿有乘种，安能如是？复云：分别五教名相不知休歇，譬如入海算沙，徒自疲困。因思佛呵阿难：“汝虽历劫熏持诸佛如来秘密妙严，不如一日修无漏业。如人数他宝，自无半钱分”。从来蹭蹬觉虚行者，从无量劫来，奔驰生死险道，徒自虚行，于涅槃路上，未曾踏实；譬如飘蓬为客，家乡转远。故云“枉作风尘客”。

树头树底觅残红，
一片西飞一片东。
自是桃花贪结子，
错教人恨五更风。

种性邪，错知解，不达如来圆顿制。二乘精进勿道心，外道聪明无智慧。

【彦琪和尚注】

种性邪，错知解，不达如来圆顿制——谓不皈依三宝之人，西竺九十六种外道，依附邪师，生诸邪见，故云错知解也。不达如来心地法门，故知于无量劫受无量生死，皆因邪师说法也，不遇圆顿大乘菩萨所说。故论云“宁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以经于往昔无量劫，受苦流转生死中，不闻佛名故。不闻佛名者，皆遇邪师故也。

二乘精进无道心，外道聪明无智慧——二乘之人精进修行，断三界见思，七返人天，所历修行法门，非不精进也。饮寂灭酒，卧涅槃床，不起大悲心、修利他行，接物利生，是无道心也。外道聪明无智慧者，西竺外道极有聪明之士，念

得四围陀典籍，不明佛性。故寒山云：“世有多解人，愚痴学用文。不忧当来果，唯知造恶因。见佛不解礼，见僧倍生瞋。五逆十恶辈，三毒以为邻。死去入地狱，未有出头辰。”今古聪明之士为世智所使，不信般若亦有之。古德云：“李白李斯文学绝，二人不遇空王记。几多空负聪明心，到底生死打不彻。”先圣垂慈如此，岂不知有耶！

【妙空和尚注】

种性邪，错知解，不达如来圆顿制——不忌真空，生情解。

二乘精进无道心，外道聪明无智慧——二乘之人精进修行，无度他行。外道最聪明，而反执我见也。

【法泉和尚颂】

种性邪，更偶邪师病转加。
开明若遇真知识，纵令枯木亦生花。
错知解，知为障兮解为碍。
了悟空花本不生，繁然动作无憎爱。
不达如来圆顿制，只将空有竞头争。
叶公好画还如此，才见真龙却自惊。
二乘精进勿道心，自证偏空求出离。
三途诸子日焚烧，不肯回心用悲智。
外道聪明无智慧，取舍居怀肯暂忘。
杨朱只恨多岐路，不知脚下是家乡。

亦愚痴，亦小駮，空拳指上生实解。执指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虚捏怪。

【彦琪和尚注】

亦愚痴，亦小駮，空拳指上生实解——大人无智曰愚，小儿无智曰駮。空拳指上生实解者，愚人小儿于空拳指上，妄为实有，如以黄叶为钱，以为真实。如来大师说一大藏教文，尽以大悲心，于无作妙智，随缘放光，或说有法，或说空法，或说顿渐，或说偏圆，或说不定，以种种名相，随缘而各得解也。诸小根器随语自生执着，不见佛性，犹如空拳指上生实解也。下文重与喻出。

执指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虚捏怪——若迷指为月，非独迷月亦乃迷指，以认指为月故也。经云：“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是故学道之人亦复如是。”若以教为佛性，非独迷其佛性，亦乃迷教。以教为佛性故，则是枉施其功行也。是知中下根性，若无大乘般若之种性，不能入佛知见；其所为患者在于根、境、识三，十八界法。故云“根境法中虚捏怪”也。

【妙空和尚注】

亦愚痴，亦小駮，空拳指上生实解——凡夫无知，错认方便。

执指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虚捏怪——修多罗教，如标月指。既见月已，了知所指，毕竟非月。若更执指，以为月体，此得非无智者耶！

【法泉和尚颂】

亦愚痴，起坐都如木偶儿。
自有生涯传祖父，草鞋踏尽不曾知。
亦小騃，触目无常任憎爱。
时将沙土学围城，嗟尔那知寰宇大。
空拳指上生实解，痴小狂迷类暗夫。
若了此心无所得，春风秋月自萧疏。
执指为月枉施功，不唯失月还迷指。
忽然见月指还忘，森罗万象寒光里。
根境法中虚捏怪，影事交罗昧正修。
可笑幻师逢幻物，自看疑怖不知休。

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夙债。

【彦琪和尚注】

不见一法则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此一句乃永嘉尽力拽到门前，祇欠抬足入来也。昔有宿德，因看《法华经》，至“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自喜之，常留意体究，以至行住坐卧、语默作做、举动施为、拈匙放箸，无不体究，都无所得。至仲春之月，忽一日凭栏闲坐，闻树上莺声，瞥然悟入，省前因缘，续前颂云：“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春暖百花红，黄莺啼柳上”。以是观今古尊宿说话，洞晓其旨，求师印可，凡所应用无有罣碍，所谓“方得名为观自在”也。

了则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偿宿债——了达罪福性空，无有罣碍。若人发心皈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殒，况罪福之相耶！所以肇师云：“五阴身非有，四大本空。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即业障本来空也。若不了悟，执法不忘，因果法如形与影，“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故云“未了还须偿宿债”也。

【妙空和尚注】

不见一法则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凡夫执相为有，声闻说毕竟空，菩萨当体即空。若见有所见，则为凡夫。见无所见，犹在半途。若见物之时，了无所见，无所见见亦不见，不舍一切法，不即一切法，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方得自在。

了则业性本来空，未了还须偿宿债——了无所见，则罪福本空。未达性空，因果历然。

【法泉和尚颂】

不见一法即如来，春至群花冒雨开。
是色是心人不会，撞钟击鼓上高台。
方得名为观自在，能观如月未忘明。
欲知法法元羈絆，大地山河是眼睛。

了即业障本来空，法法无根妄分别。
心生即是法生时，心若无生法自灭。
未了还须偿宿债，金铍马麦更何疑。
谁言祖佛无迹处，日舍全身尚未知。

饥逢王膳不能餐，病遇医王争得瘥。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

【彦琪和尚注】

饥逢王膳不能餐，病遇医王争得瘥——四十九年开方便门，示真实相，所说种种法门，大悲愿力，接引众生，众生自是不能悟入；譬如世间饥饿之人，遇王者之膳，食前方丈水陆毕备，种种美味，见之即生怖畏之心而不敢食。又如久病之人，忽见卢医、鸛鵒医王，必生疑惑犹豫，而于妙药不能服食，则知病不可瘥。

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欲界而行禅那清净者，以其有般若知见之力也。僧问古德：“欲界无禅，大德云何言有禅定？”古德云：“阇梨！祇知欲界无禅，自不知禅界无欲。欲知三界，皆因一心所有”。经云“灭三毒，出三界，破魔网”也。今文言知见力者，心既明见佛性，即一切处皆为佛事也，何言至欲界！故云知见力也。

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过去久远有一比丘，名勇施，忽于如来禁戒，有所阙犯。既犯四重根本之罪，欲自清净，即将三衣挂在锡上，高声唱言：“我犯重罪，谁为我忏？”如是唱言，至一精舍，遇一尊者，名曰鼻鞠多罗，云：“推罪性了不可得”。勇施比丘豁然大悟，十号具足，即往东方（按：当为西方）世界成等正觉，号曰宝月如来，至于今，故曰“早时成佛于今在”也。

【妙空和尚注】

饥逢王膳不能餐，病遇医王争得瘥——师劝学者，今生幸值正宗，直须彻去。或进或退，信不信，譬临饥待食，王者赐饌，而不餐，抱病寻医，医王与药，而不受，则饥何由饱、病何由苏耶？

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不见可欲，便心不乱。此正小乘根器。见其可欲，而心不乱，此则没量大人，如火内生莲也。

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其勇施比丘，本美丈夫，故僧相殊特。因乞食，至长者家。其女见而慕之，思不已，成病，将死。母钟爱苦，遂以计，诱比丘曰：“吾女欲听经法，我师可频至授之。”辞至再三，比丘不得已，从命，因成荏冉。女虽病平，女之夫知，欲杀其妻。比丘闻而不敢往。女既惧夫杀，又怀想比丘，遂致毒于夫。夫死，比丘闻之，大悔，且曰：“致是淫杀，良由我也。若死，堕阿鼻如箭。虽三事衣不敢着，挂于锡上，励声唱言：“我犯根本重罪，谁为我忏？”至一精舍，遇鼻鞠多罗尊者，警之曰：“推罪性了不可得”，遂说偈云：“诸法同镜像，亦如水中月。凡夫愚惑心，分别痴恚爱。”比丘豁然大悟，应时十号具足，往西方世界，成等正觉，号宝月如来。既得无生，则知非灭，故曰于今在。

按：勇施犯重罪成佛之事，见律部《佛说净业障经》，《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法泉和尚颂】

饥逢王膳不能餐，高下心生自离间。
呼来与食尚如斯，嗟哉饿死人何限。
病遇医王争得瘥，顿除药病未忘筌。
何如涂毒一声鼓，卧听行闻尽悄然。
在欲行禅知见力，居尘终日自无尘。
安心不必论华野，踏着眉毛是处真。
火里生莲终不坏，花似须弥叶似空。
普散清香三界内，不忧容易落西风。
勇施犯重悟无生，善恶从来勿差互。
五阴云开月满天，不须更问还家路。
早时成佛于今在，相好端严百万般。
金口宣扬如不会，七斤衫下试寻看。

【竺原禅师注颂】

种性邪(病眼见空华)，错知解(空华结空果)，不达如来圆顿制(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二乘精进勿道心(人贫智短)，外道聪明无智慧(马瘦毛长)。亦愚痴，亦小骇(同坑无异土)，空拳指上生实解(好掘虚空一窖埋)。执指为月枉施功(捕影追风)，根境法中虚捏怪(自买自卖)。不见一法即如来(蚌含明月，玉兔怀胎)，方得名为观自在(两彩一赛)，了即业障本来空(了)，未了应须还宿债(败)。饥逢王膳不能飡，病遇医王争得瘥(师子咬人，韩卢逐块)。

种性邪，非正因，为道之士乃是外道种子，依附邪师，生诸邪见，故云错知解也。不能了达如来圆顿法门，于无量劫中，受无量生死，皆因邪师而然也。二乘之人，断三界二十五有尘劳，超出分段生死，如獐独跳，不顾后群，故云勿道心。西天外道极有聪明，不明佛性，心外求法，名曰外道，故云亦愚痴亦小骇。大人无智曰愚；小儿无智曰骇。随语生解自生执着，如空拳指上生实解也。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还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学道人不明佛性，于根境识上妄生知解，故云“执指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虚捏怪”。不见一法即如来者，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则有无俱遣，六根互用，故曰方得名为观自在。到者田地，了达罪性本空，无有罣碍。《楞严经》云：“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悉皆消殒”。况罪福之相耶！僧问古德云：“了即业障本来空，只如狮子尊者与二祖大师，是了不了？”德云：“不见道本来空？”肇法师云：“五阴元非有，四大本来空。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故云本来空也。若不了悟，执法不忘，因果历然，如影随形，故云未了应须还宿债。从上诸圣递相出兴，开方便门，示真实相，良由众生自信不及，不能悟入；譬如世间饥饿之人，得遇王者之膳，种种美味，即生怖畏而不敢食；又如久病不瘥，得遇医王反生疑惑，不服妙药，甘受病苦，故云争得瘥也。

种性邪，错知解，
向外驰求还自昧。
回光返照便归来，
廓彻灵根无向背。

在欲行禅知见力(三九二十七)，火里生莲终不坏(他家自有通人爱)。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溪边杨柳影，不碍钓舟行)。

若是宿熏乘种，佩大愿轮，须处五欲八风之中，不被五欲八风所转，挺然特立，如火中莲华，终不坏也。如裴相国、杨无为、东坡、山谷、无尽、子韶诸公是也。僧问古德：“欲界无禅，大德云何言有禅定？”德云：“阇梨！只知欲界无禅，不知禅界无欲”。到者田地，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故云知见力也。过去久远有一比丘，名勇施，忽于如来禁戒有所缺犯。既犯四重根本之罪，欲自清淨，即将三衣挂在锡上，高声唱言：“我犯重罪，谁为我忏？”如是唱言，至一精舍，遇一尊者，名曰鼻鞠多罗，云：“推罪性了不可得。”勇施比丘豁然大悟，即往南方（按：当为西方）世界成等正觉，号曰宝月如来，已至于今，故曰“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

在欲行禅知见力，
白日青天轰霹雳。
摩诃般若波罗密，
甚深般若波罗密。

狮子吼，无畏说，深嗟懵懂顽皮鞞。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见如来开秘诀。有二比丘犯淫杀，波离莹光增罪结。维摩大士顿除疑，犹如赫日销霜雪。

【彦琪和尚注】

狮子吼，无畏说，深嗟懵懂顽皮鞞——诸佛说法圆顿大乘自在无畏，犹如狮子吼时无畏自在也，故云无畏说也。深嗟者，深叹之辞也。懵懂者，非聪慧也。顽皮鞞者，即牛领极粗厚皮也，此喻小乘钝根，闻于大法不能悟，故发其叹伤之辞。

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见如来开秘诀——祇知犯前四种重罪，障于无上涅槃妙心，不能了罪性空也。然则生死界中不能出离者，以皆因淫杀以为根本，沉沦无极；若有大乘种性，虽遇前境，发菩提心，返妄归真，即能入道。如善财参见婆须蜜女，告善财言：“我得菩萨解脱，名离贪欲际，随其世乐而现其身。若有众生暂见于我，暂与我语，暂执我手，则离贪欲，得遍往一切佛刹三昧。”又如善财参见无厌足王，无量猛卒执持器仗，无量众生各犯法。王或斩其头，或断其手。善财见已而作是言：“云何于此而欲求法耶？”王告善财：“我得菩萨如幻三昧，如我心者，宁于未来受无间苦恼，终不一念与一蚊一虻而作苦事，况复人耶？”故知若有种性，所遇前境，即能返本。今此二乘与诸小机，滞于持犯诸律仪事，专于事法，乃不见罪福性空，明见佛性，是“不见如来开秘诀”也。故下文特举淫教之相以明前事。

有二比丘犯淫杀，波离莹光增罪结——犯淫杀者，皆根本重罪也。莹光者，小乘犹如莹光，不能破暗也。昔有二比丘，山中结庵修行，坚持净戒，无有阙犯。一日，一比丘出，一比丘在庵中禅定。忽坐睡，因而睡着，为一樵女偷犯净戒。乃内心不悦，至同庵僧舩，具说上事。其僧怒，即捉趣樵女，惊怕堕入深坑而死。比丘转加烦恼，一人无心犯淫，一人无心犯杀。此二比丘皆无心犯也，共往大德优波离尊者处，求乞忏悔。尊者以小乘结罪。时二比丘心疑不决，转生疑惑，即

往维摩居士处忏悔。因陈上事，维摩呵云：“不善观机说法。此二比丘久修大乘，何得将大海比于牛迹？”波离小乘犹如萤火，光不能破暗，故云波离萤光增罪结。

维摩大士顿除疑，还同赫日销霜雪——优波离尊者专以小乘事法忏，罪不可忏也。今维摩大士而以理说性空无相法门，穷罪性了不可得，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内外，前际不去，后际不来，中际不住，三际推求，了不可得。时二比丘忽然顿悟，了罪性空寂，心得决然，住无生忍。经云：“若欲忏悔者，端坐思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故云“犹如赫日销霜雪”也。

【妙空和尚注】

狮子吼，无畏说，深嗟懵懂顽皮𧯖（音哲）——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如狮子吼，一切无畏。小乘可嗟，专执持犯，而自拘系。懵懂，乃昏钝也。𧯖乃牛领上极粗皮也。

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见如来开秘诀——头在下文。

有二比丘犯淫杀，波离萤光增罪结，维摩大士顿除疑，还同赫日销霜雪——有二比丘，结庵山中修行。偶一比丘出，一比丘庵中睡熟，樵女乘睡，窃淫之。比丘寤，心不悦，失声大呼。会同庵师，疾趁樵女。女因堕崖而死。二比丘相谓曰：“一犯淫，一犯杀”。虽各无心，佛弟子耻，不问佛，遂诣优波离求忏。波离持戒者，结二人罪。会维摩诘至，谓言：“无重增二比丘罪，当直除灭，勿扰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故知小乘如萤光，大乘如赫日；罪性本空，犹如晓冰春雪也。

【法泉和尚颂】

狮子吼，三十三人尽惊走。
画瓶打破却归来，青山流水还依旧。
无畏说，直与迷徒去钉楔。
溪边野老勿攒眉，夏有炎晖冬有雪。
深嗟懵懂顽皮𧯖，故国非遥不肯过。
还似浮萍根蒂断，悠悠生死信风波。
只知犯重障菩提，罪性如波结冰起。
痴人渴死不低头，岂识凝冰全是水。
不见如来开秘诀，秘诀何人敢举扬。
穿耳胡僧应大笑，明明雪上更加霜。
有二比丘犯淫杀，耻列金田上士名。
惶怖不知心所自，欲依净戒救余生。
波离萤光增罪结，较量轻重析毫厘。
可怜[憨*鸟][憨*鸟]心虽急，脚下鱼行奈不知。
维摩大士顿除疑，三处无心略轻据。
番人捉得麒麟儿，放入祇园无觅处。
犹如赫日销霜雪，雪霜消尽见青春。
谁向灵云开眼处，认得桃花旧主人。

【竺原禅师注颂】

狮子吼（雪岭泥牛走），**无畏说**（虚空咬着舌），**深嗟懵懂顽皮𧯖**（聋人争得闻）。**祇知犯重障菩提**（贪观天上月），**不见如来开秘诀**（失却手中桡）。**有二比丘犯淫杀**

(黑牛卧死水)，波离萤光增罪结(癞马系枯椿)。维摩大士顿除疑，犹如赫日消霜雪(八十翁翁入场屋，真诚不是小儿戏)。

诸佛菩萨演说大乘，自在无畏，犹如师子吼时无所畏也。深嗟极叹之词。蒙懂，非聪慧也。顽皮鞞者，即牛领粗厚皮也，此喻小乘钝根，闻大不悟。发其叹也。祇知犯前四重罪业障，于如来正法眼藏，不能了罪性空也。有二比丘犯淫杀，波离萤光增罪结者：昔有二比丘山中结庵修行，坚持净戒，无有缺犯。一日，一比丘出，一比丘在庵禅定。忽睡着，有一樵女偷犯净戒。乃内心不悦，至同庵僧归，具说上事。其僧怒，赶逐其女。女惊怖堕坑而死。比丘转加烦恼。共往大德优波离尊者处，求乞忏悔。尊者以小乘结罪。时二比丘心疑不决，转生烦惑。维摩大士呵优彼离不善观机：“此二比丘久修大乘，何得将大海纳于牛迹！”故云萤光增罪结也。大士云：“穷罪性了不可得，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前际不去，后际不来，中际不住，三际推求了不可得。”二比丘忽然顿悟，获无生忍；犹如赫日消霜雪。

师子吼，无畏说，
万窍怒风翻一舌。
狸奴白牯尽潜踪，
露柱灯笼生欣悦。

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无极。四事供养敢辞劳，万两黄金亦销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

【彦琪和尚注】

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无极——不思議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议；口欲谈而辞丧，心欲思而虑忘。经云：“假使满世间如舍利弗，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到此须有悟心，方明解脱一乘圆顿法门也。既证此法，即妙用恒沙之数亦无尽也。故云“妙用恒沙也无极”也。

四事供养敢辞劳，万两黄金亦销得——达法之人，堪受人天广大供养也。出家之士，身虽出家，心不染道，于诸经论尽说全阙应供。古德云：“道德不修，衣食斯费”。即其谓也。所言四事者：一衣服、二卧具、三饮食、四医药也。此之四事，于诸教中，皆须起惭愧之心也，堪受用之。今此道人，岂止四事而已！假使万两黄金可销得也。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粉骨者，如常啼菩萨于香城学般若时也。既得法已，自恨无物供养世尊。忽遇城中豪富长者不安，欲人骨髓合药。实时敲骨出髓，卖与长者，所得资金，其所有买种种花香供养于佛。其志诚则可知矣。碎身者，如释迦因中舍全身求半偈也。我念过去作婆罗门，在雪山中修菩萨行。无佛出世。亦无经法。时天帝释现可怖相而亲试验之，为罗刹形而现于前，即说半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菩萨闻偈，心生欢喜，即从座起，顾视四方，寂无所见，唯见罗刹。即问：“圣者从何得是半偈？此半偈者乃是三世诸佛证道之法。”罗刹答云：“我不食来已经七日，心谬言尔。”时菩萨复语：“圣者若为我足此偈者，我当终身为汝弟子”。罗刹答言：“饥逼，实不能说。”菩萨复语：“圣者所食何物？”“我所食者唯食暖肉，我所饮者唯饮新血”。菩萨又语：“圣者若能为

我说是胜偈，我当舍身供养圣者”。是时罗刹即说偈言：“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菩萨闻已，即于道树石壁，书此偈竟，便上高树投身而下。下未至地，罗刹复帝释形，于空接住，致于平地，惭愧赞叹。以是因缘，超十二劫，在弥勒前成无上道。故云“一句了然超百亿”也。

【妙空和尚注】

不思議解脱力，妙用恒沙也无极——此解脱之力，不可以智测，不可以情识。大用现前，穷劫莫尽。

四事供养敢辞劳，万两黄金亦销得——心珠无价，自利利他。世宝纵多，难酬重施。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恩大难酬。

【法泉和尚颂】

不思議，謾度量，善恶无从性本常。
香严童子虚开口，举足何曾识道场。
解脱力，若高风，无影无形触处通。
万里浮云消散尽，一轮明月在寒空。
妙用恒沙也无极，昔有深缘得暂逢。
翻想未淘真化日，几回流浪若飘蓬。
四事供养敢辞劳，譬如餒驴及餒马。
槽头拾得钵中盛，四海何人敢酬价。
万两黄金亦消得，此心荷戴卒难论。
直饶施宝如沙数，未及曹溪一点恩。
粉骨碎身未足酬，謾说乾坤及雨露。
古今谁是报恩人，若有丝头即辜负。
一句了然超百亿，若论一句我无能。
如斯举唱明宗旨，笑杀西来碧眼僧。

【竺原禅师注颂】

不思議，解脱力(一点水墨，两处成龙)，妙用恒沙也无极(寸不如尺)。四事供养敢辞劳(有甚毕罗[饥-几+追]子，快下将来)，万两黄金亦消得(独掌不浪鸣，两手鸣掴掴)。粉骨碎身未足酬(没来由处有来由)，一句了然超百亿(币地清风有何极)。

不思議者，不可以心思、口议。故经云：“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弗，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盖佛智不可测度也。须是洞悟自心，与从上诸圣同一见闻、同一受用，世出世间打成一片，呵笑怒骂皆是佛事，故云“妙用恒沙也无极”。到者田地，堪受人天供养，故云“万两黄金也消得”。四事者：一衣服、二卧具、三饮食、四医药。古德云：“上座若也实悟去，变大地作黄金，搅长河为酥酪，供养上座未为分外。其或未然，粒米、一丝，直须掇犁拽耙还他始得”。粉骨碎身未足酬者，如常啼菩萨，敲骨出髓，买花供佛求法。释迦世尊，于因地中，舍身求半偈，顿超弥勒十二劫。乃至先辈诸老，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一轴之中，义天朗耀。故云“一句了然超百亿”。如经具明。文繁不述。

不思議，解脱力，
亘古亘今明如日。

达磨十万里西来，
却对梁王道不识。
(咄)切忌钻龟打瓦！

法中王，最高胜，恒沙如来同共证。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应。

【彦琪和尚注】

法中王，最高胜，河沙如来同共证——王中法王，位过百王之上，故云法中王也。高超三界，独步大方，故云最高胜也。乃至过去、未来、现在无量诸佛尽证此也，天下老宿尽证此也，无量法聚、一切义门不出于此。经云：“唯佛与佛乃能知之”。唯佛者，唯释迦化主也，与佛者，与十方诸佛也，故云唯。不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十方诸佛，同证此法，故云十方如来同共证也。

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应——唯此心法，如世间如意宝珠，具诸功用，无有穷尽也。四祖谓牛头融禅师云：“百千妙门，同皈方寸。河沙功德，总在心源。一切定门，一切慧门，一切行门，悉皆具足。神通妙用并在你心。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果报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你今已得，更无欠少，与佛无殊，更无别法。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停心，莫起贪慎，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皆是佛之妙用”。故云“信受之者皆相应”也。

【妙空和尚注】

法中王，最高胜，河沙诸佛同共证——《楞严经》云：“过去诸如来，斯门已成就。现在诸菩萨，今各入圆通。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

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应——人人具足，各各圆成。祇为离家日久，不敢信受；犹如穷子背父，不认家珍。

【法泉和尚颂】

法中王，只者是，十体三身不相似。
自有灵光照古今，何必胸前题卐字。
最高胜，若为宣，灵山少室尽虚传。
无言童子能宣说，来来弃你草鞋钱。
恒沙如来同共证，更无别法可传持。
海天明月初生处，崑树啼猿正歇时。
我今解此如意珠，莹彻光明无背面。
如今抛在众人前，拟议思量还不见。
信受之者皆相应，笑入千峯不转头。
饭后山茶三两盏，尘沙佛祖尽悠悠。

【竺原禅师注颂】

法中王(头顶天)，最高胜(脚踏地)，恒沙如来同共证(千闻不如一见。又云也是无风起浪)。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应(虚空包不住，大地载不起)。

王中法，王位过百王之上。高超三界，独步大方，故云最高胜也。恒河沙数、过现未来一切诸佛皆证此法。始觉合本觉，自觉觉他，故云同共证也。我今解悟此法，如如意珠，出生无穷。四祖谓牛头融禅师云：“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功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行门，悉皆具足。神通妙用，并在汝心。烦恼业障，本来空寂。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欠少，与佛无殊。但信自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停心，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造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皆是佛之妙用”。故云信受之者皆相应。

法中王，最高胜，
横按镢鋤行正令。
太平寰宇斩痴顽，
纵遇佛来也乞命。

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

【彦琪和尚注】

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真如界内，无生佛之假名；平等性中，无自他之形相。即无物无人无佛也。故《般若经》云：“善现！空空清静，故色清静。色清静，故一切智清静。何以故？若空空清静，若色清静，若一切智清静，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故云“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也。

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三千大千世界在觉性之中，犹如水上一沤尔。岂止大千沙界为水上一沤，尽十方世界在觉性之中，犹如水上一沤尔。如观音菩萨所证圆通云：“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国土，知见乃众生。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故云“大千沙界海中沤”也。一切圣贤如电拂者，犹如电光石火，瞥尔无踪，卒难摸索。故《般若经》云：“内空清静故，色界、眼识界、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清静。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清静，故一切智智清静”。故云“一切圣贤如电拂”也。

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假使铁轮顶上旋者，传曰：二十八住菩萨所修行力，有一魔王谓菩萨言：“汝当退位。汝若不退，我当飞热铁轮旋汝顶上，碎汝形体，犹如微尘”。尔时菩萨以定慧圆明不思議力故，不失其位。时诸魔众返自退失。菩萨定慧而愈增明，故曰“定慧圆明终不失”也。

【妙空和尚注】

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凡圣情尽，物我两亡。

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楞严经》云：“一人发真归源，此十方空悉皆消殒，况诸法界在虚空耶！”又云：“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世界不实，贤圣岂真？掣电浮沤，皆幻相耳。

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祇为信得及、作得主。

【法泉和尚颂】

了了见，更何□，□物惟新又一年。
去去未归何□□，□□深锁断云边。
无一物，□□□，□□□□劫火烧。
越王任有倾吴口，范蠡孤舟不易招。
亦无人，唯有虚空是旧邻。
幻灭幻生皆不有，更从何处觅疎亲。
亦无佛，昔人空下骊龙窟。
相好徒言百劫修，红炉焰里难停物。
大千沙界海中沤，起灭无踪谁是主。
雪峯曾与众人看，万里无云日卓午。
一切贤圣如电拂，□□□状亦无名。
天空日月人归口，几握吹毛□不平。
假使铁轮顶上旋，任运随缘无所作。
火荡风摇万物空，未见青天解摧落。
定慧圆明终不失，能敌尘劳体自常。
今古更无增减处，昔人聊把喻金刚。

【竺原禅师注颂】

了了见，无一物（日面佛，月面佛），亦无人，亦无佛（东涌西没，南涌北没）。大千沙界海中沤（一箭落双雕），一切圣贤如电拂（蹉过了也）。纵使铁轮顶上旋（胡孙上树尾连天），定慧圆明终不失（垂手过膝）。

真如界内，绝生佛之假名；平等性中，无自他之形相。故无人无物无佛也。三千大千沙界在觉性之中，如水之浮沤，乱起乱灭，故云“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有”。一切圣贤递相出兴，转眼过了，如石火电光，卒难摸索。故云“一切圣贤如电拂”。假使铁轮顶上旋者，昔有一魔王谓诸菩萨言：“汝当退位。汝若不退，我飞热铁轮旋汝顶上，碎汝形体犹微尘。”尔时菩萨以定慧圆明不思議力故，不失其位。时诸魔众反自退失。此永嘉引喻学道人，纵遇逆顺境界来前，如不闻、不见相似，始不被生死阴魔所惑也。

了了见，无一物，
当阳放出辽天鹞。
三千刹海绝遮拦，
万里虚空只一突。

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象驾峥嵘漫进途，谁见螳螂能拒辙。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莫将管见谤苍苍，未了吾今为君诀。

【彦琪和尚注】

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日性本热，宁可说冷？月性本冷，宁可说热？固知众魔不可坏其真说也。如来说法，魔宫振动，邪党皈依，岂能毁坏圣言耶！所言日可令冷、月可令热者，《大涅槃经》云：“时阿[少/兔]婆白世尊言：‘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异’”。今永嘉用此以明众魔不能毁坏般若真说。

象驾峥嵘漫进途，谁见螳螂能拒辙——菩萨所弘通大乘法门，众魔不能为其障碍；譬若象驾峥嵘而进，岂螳螂小虫而可拒其车辙耶！昔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者曰：“此何虫也？”对曰：“此是螳螂虫也”。庄公曰：“而以至微之力而拒大车，不量其力也”。今永嘉略涉世缘，以证出世圣法，使易晓，而令法流沙界，教满龙宫。时诸小圣魔众岂能为障为碍？故曰“谁见螳螂能拒辙”也。

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大乘菩萨所历境界，功德殊胜，非人天所知。二乘所涉，法门优劣不同。欲其易明，即以世间象兔为喻。大象所游唯大路可容，非小兔微径可往。故云“大象不游于兔径”也。大悟不拘于小节者，见性之人，不可以事相检举，不可以持犯戒律所拘，其作用难以测度，如高沙弥不受戒、药山不看经等。故云“大悟不拘于小节”也。

莫将管见谤苍苍，未了吾今为君决——无上般若，唯接上根上器，中下之机卒难铭模。是以三界浩浩，六道茫茫，尽是空生浪死。经云：“譬如百千蚊虻，在一器中，啾啾乱鸣，鼓腹狂闹，不知太虚之旷达。以明诸小根器不能发菩提之心、入大乘境界。今永嘉窃恐世人信之不及，谩生诽谤，犹如愚人握管窥天，以己见之细微谤苍苍之无际。是谁之过欤？未了吾今为君决者，此之一句，一大藏教论提不起，六代祖师赞叹有分。是知从上诸圣开方便门，提携后进，放一线道，略露风规。末后一言，莫教错举。

【妙空和尚注】

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是真难灭，是假易除。

象驾峥嵘漫进途，谁见螳螂能拒辙——此结上句义，言大乘菩萨处于世间，如大象之车，进于通途。彼众魔，欲生阻坏，如螳螂怒臂，以当车辙，徒自取灭耳。

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大乘上士于法自在，岂忉忉于时地哉！而彼小乘所证之果，端如兔径，非大象所游地。

莫将管见谤苍苍，未了吾今为君决——苍苍，其天正色。握管窥其天耶？此道不可以思惟知，不可以思度会，岂可以小根小器测度如来大圆觉境界！终无有是处。如以管窥天，彼器自小，天何私哉！安可言天之小耶？吾今所决者，盖为众生未了故，然虽如是，永嘉不免老婆心切。若遇灵岩，棒放出。

【法泉和尚颂】

日可冷，真金岂解重为矿。
魔工煽鞴不能施，万古徒劳心耿耿。
月可热，此体如空非断灭。
人间妄见有亏盈，天外孤光无闲歇。
众魔不能坏真说，真说长如栢在庭。
几见雪霜凋万木，盘空耸槛更青青。
象驾峥嵘漫进途，真体如空无所碍。

云尽扶桑日已生，爝火不停欲何待。
谁见螳螂能拒辙，须臾粉碎意犹狞。
嗟尔不及蝉依木，饮露嘶风过一生。
大象不游于兔径，弹偏拆小岂徒然。
无中有路如能入，金锁玄关尽弃捐。
大悟不拘于小节，相取心修达者嗤。
举止若无西子态，効顰取丑更堪悲。
莫将管见谤苍苍，漏管虽穷天岂小。
心智开明妄见空，始知法界无边表。
未了吾今为君决，此意明明不易传。
谁肯归来古崑下，任他沧海变桑田。

【竺原禅师注颂】

日可冷，月可热（眼底无筋，皮下有血），众魔不能坏真说（一口无两舌）。象驾峥嵘谩进途（兵随印转，将逐符行），谁见螳螂能拒辙（掉棒打月）。大象不游于兔径（听取号令），大悟不拘于小节（临济德山只得一槩）。莫将管见谤苍苍（钓鱼船上谢三郎），未了吾今为君决（千里万里一条铁）。

日性本热，宁可说冷？月性本冷，宁可说热？十方世界，“唯此一事实，余二即非真”，吾此一真之说，虽众魔不能坏也。《大涅槃经》云：“佛说四谛不可令异”。故永嘉引此为证。谓菩萨所弘大乘法门，众魔不能为其障碍；譬如象驾峥嵘而进，岂螳螂小虫而可拒其车辙耶！昔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转其轮。问其御者曰：“此何虫也？”对曰：“此是螳螂也”。庄公曰：“而以至微之力而拒大车，不量其力”。今永嘉略引为证，使人易晓。故云“谁见螳螂能拒辙”也。大象不游于兔径者，表大乘圆顿境界，岂涉人天小乘之蹊径哉！大悟不拘于小节者，见性之人，贵要根本谛当，智眼圆明足矣。于世疎略，出语无文，此为小节耳。多见今时兄弟云“不可以持犯戒律所拘”，此错说也。三世诸佛、历代祖师、乃至天下善知识，阿谁以行染度人？故笔此以改其谬也。圆顿大教唯接上根；若小根小器、浅识劣智，欲窥大乘境界，犹握管窥天，曰天小者，非天之咎也。故云“未了吾今为君决”。末后一句，始到牢关，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揭示空劫已前，岂离而今时节。不见道“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者一句也有照也有用，也有权也有实，也有宾也有主。若人捡点得出，许伊亲证阿字法门。其或未然，三十痛棒自领出去。

日可冷，月可热，
诸佛同出广长舌。
世间唯有此一真，
天上更无第二月。

附录：

引彭仲和心斋二居士，拈永嘉证道歌

夫证道歌者。实谛难思议。妙契不可说。大好取不得舍不得。是什么。不可得祇么得。得个什么。若有所得。然灯佛不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若实无得。然灯佛应与我受记作佛。如理实见。我道然灯佛。不着两个头。是一个人。是知百千万劫。过现未来。一切诸佛皆悉知。是除一心法门之外。别有得者。尽属外道邪师。声闻缘觉。有为着相。泥文字求知见。妄取殊胜。欲现神通。贪名苟利。能所不脱。目前鉴觉未破。不契宗元。忘前失后。住有为而说无为。着有相而谈无相。见个真实人。略有一言半句。面便红赤。口似哑羊。手若风牵。无本可据。业识茫茫。担定一百二十斤屎桶担子。不肯放下。道我学解超过人。法自埋自蔽。我慢增高。诳妄无知。令他邪见。永失本心。我佛门庭。谁曾踏着。所以永嘉大师。与十方诸佛。无二说无二见。无二心。无二佛。无二法。一切不二。究竟如是。便道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若悟自心是佛。更说什么佛。及时劫刹土庄严。名相学解。殊胜知见。此心法中。若有一尘许。未是本心。不为法身。唤作心外有法。未得圆觉。圆者无漏。觉者无空。无漏即无为。有漏即有为。无漏无为真实相。有漏有为凡夫法。觉真毫发不成空。妄觉顽空阴间夹。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凡夫也。凡夫不知自_己身相。从来以来。唯一圆觉。广大清静法身。妄认四大为身。六尘为心。恶死好生。迷背本心。不得受用成佛。永劫不坏之身。若闻见性成佛。便兴妄心。别求知解。岂不是骑牛觅牛。将心觅心。使佛觅佛。无有是处。何如直下承当。全不费纤毫之力。所以道。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凡夫也。凡夫是假名。以要言之。将妄显真。令归悟体。即一切佛一佛。一身多身。一相无相。方可一了百当。如今出头。分疎不下。设言言见谛。字字归宗。早落第二机。明眼人闻。岂不相笑哉。何况未得谓得。未证谓证。瞞昧凡夫。自欺佛理。万劫千生。堕此恶辙。诚非小事。佛语不虚。果报历然。信者。信自心清静。即得作佛。不信者。背失本源。永沉苦海。生死何休。我说本无说。君知本不知。如如方合道。合道不思议。蒙妙意。为拈出永嘉大师三关。不觉潦倒。哆哆和和。又与么去也。

（《普安印肃禅师语录》卷二）